

史228.2 14

574.2

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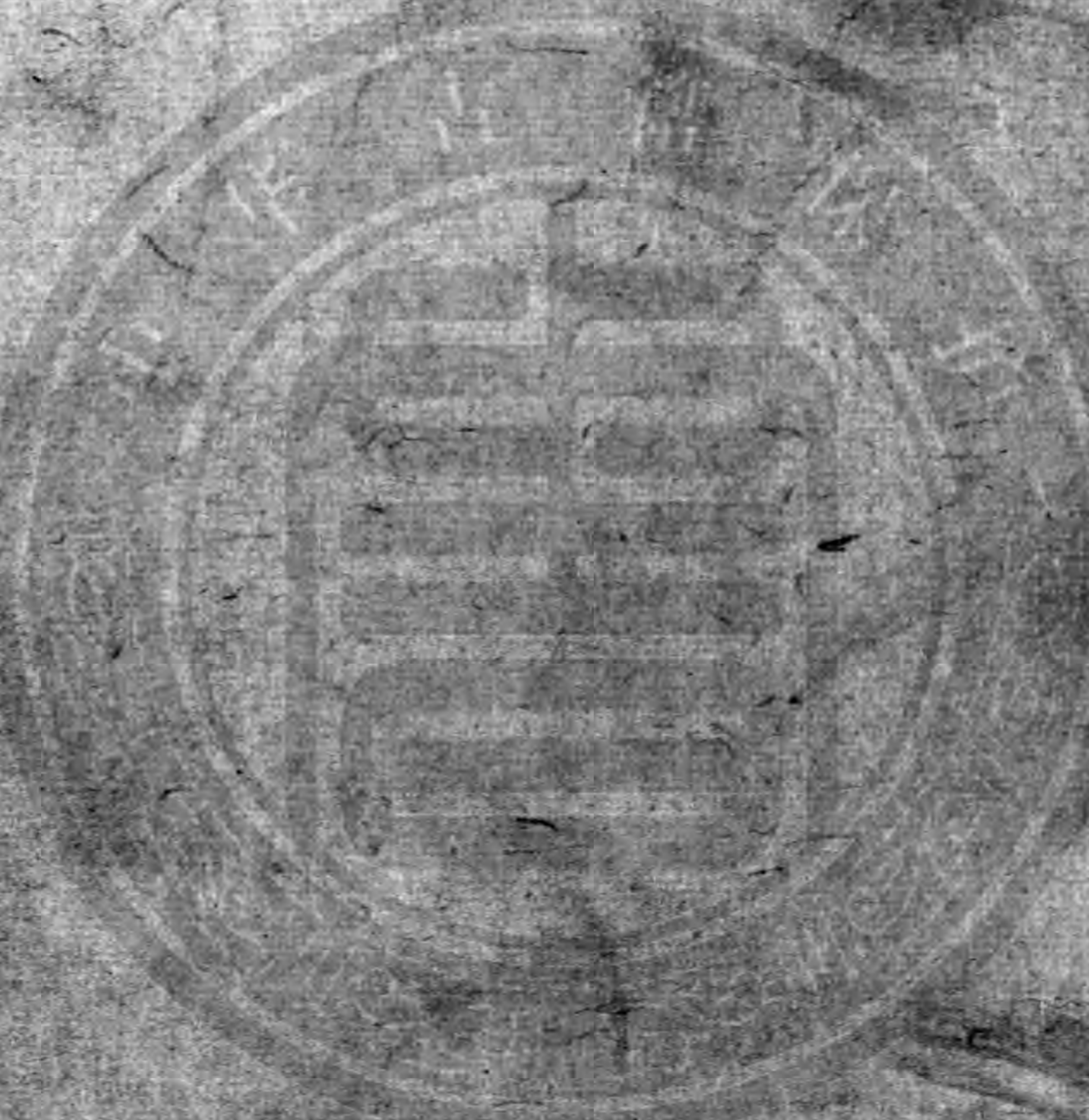
4379

4

~~史222~~

~~1874~~

~~部~~



庚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三

宋李燾

太祖

開寶五年春正月乙未詔罷荆襄歲貢魚鱉

丁酉禁民鑄鐵為佛像浮屠及人畜之無用者

民多毀農器以微庸故禁之

己亥詔自今沿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栽桑

外委長吏課民別種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按戶

上下定為五等第一等歲種五十木第二等以下

十本民欲廣種者聽輸木數有羨者免之

前鄆州盧縣尉鄆陵許永詣區自言父喪年九十有

長兄年八十有一次兄年七十有九



求近地一官以就養庚子上召見與於便殿問以近  
事瓊歷歷能記上悅因厚賜之即授永寧城縣令  
壬寅省諸道州縣胥吏幹力等 吏部尚書致仕陳國  
公張昭卒戒其子曰吾事數朝無功德及人勿請諡及  
立碑以重吾過也 府州言北漢軍寇方山雅爾兩寨  
擊走之 浚閔河

二月壬戌朔以江南進奉使劉崇諒為都官員外郎崇  
諒仁贍之子也當考崇諒在江南為何官以何事來何時到

癸亥詔潭州歲調紙百七十八萬餘幅特免十年

乙亥以荆南荆門鎮為荆門軍 權知慶州史福福未見

言敗戎人于華池殺百餘人獲牛羊六百餘口時刺史

姚內斌入朝久留京師故命福權知州事實錄稱慶州刺史史福蓋

誤也時姚內斌實為刺史內斌以四年入朝久留京師故命左衛將軍史福權知慶州見于八年內斌尋復還本任至七年二月始卒史福固未嘗真拜刺史也今改之

丙子詔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以本州

通判充如闕員即以本州判官充

己卯令僧尼各不相統攝當受戒者各於本寺置壇

庚辰以鳳州屯銀冶為開寶監

初職方郎中邊珣掌建安權貨務奏徙務於揚州有富

民訴廣陵尉謝圖殺其父本部收尉囚之官吏相繼推

劾凡三百日獄未具州以狀聞命珣按鞫盡得其實乃

富民畜私憾誣告即反坐之甲申以珣知揚州仍兼權

務珣華州人也

戊子禁黃河私渡民素具舟濟行人者籍其數毀之

庚寅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稽古宋史帝紀及宰相表皆作劉

守本官參知政事

上既平廣南漸欲經理江南因鄭王從善入貢遂留之國主大懼是月始改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門下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修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從善為南楚國公從鎰為江國公從謙為鄂國公宮殿悉除去鴟吻

閏二月辛卯朔皇第二女封延慶公主

壬辰權知貢舉扈蒙奏合格進士京兆安守亮等十一人諸科十七人上召對於講武殿始下詔放榜新制也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為泰寧節度使賜第京師時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陰

為戰守計上使從善致書風國主人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而已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朝廷忌之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之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國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仁肇事據江南野錄及十國紀年庚子延慶公主出降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石保吉保吉守信之子也

庚戌置安化軍於密州令海門造船通交州道

初平嶺南命太子中允周仁浚仁浚見瓊州以儋崖振萬安四州屬焉上謂宰相曰遐荒炎瘴不必別命正官且令仁浚擇偽官因其俗治之乙卯仁浚列上駱崇璨

等四人上日各授檢校官俾知州事徐觀其效可也

州屬瓊管乃四年四月事

戊午禁道士寄褐及私度人為道士 穎州龍騎軍校

仇興等釀錢飯僧以謝南郊優賜上聞之謂左右曰軍

中自有常制何為若此三月庚午詔穎州出公錢給還

仍切戒之

辛未占城國王波美稅遣其臣蒲訶散來貢方物

壬申幸教船池觀習水戰

乙亥遼州言遣招收指揮使王滿領兵入北漢界拔其

一寨

嶺南民有逋賦者縣吏或為代輸或於兼并之家假貸

則皆納其妻女以為質知容州毋守素表其事甲申詔

所在嚴禁之

乙酉殿中侍御史張穆棄市坐通判定州犯贓錢百萬

為部曲鴻遇所告按得實故寘於法賜遇錦袍銀帶絹

三百疋 詔中國每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千錢西川

尚循偽制牛驢死者革盡輸官蠲去之每租二十石輸

牛革一準錢五百者此據食貨志在此年三月罷兩京

緣河諸州每歲春秋丁帳止令夏以六月冬以十二月

申又諸州科納止令縣具單帳供州不得令逐鄉造夾

細帳以致煩擾此亦在食貨志今年三月

夏四月庚寅朔三佛齊國王釋利烏耶遣使來貢方物

上按嶺南圖籍州縣多而戶口少命知廣州潘美及

轉運使王明度其地里并省以便民甲午初廢白州及

常樂州

己亥以參知政事薛居正子惟吉呂餘慶子惟恭樞密副使沈義倫子繼宗並為西頭供奉官

丙午以水災遣左司員外郎侯陟等四人乘傳分視民田

陽州團練使兼晉陽等州沿邊都巡檢周勳築壘北漢界上北漢人襲破之戊午責勳為義州刺史 禁嶺南

諸州略賣生口

五月甲子以晉州兵馬鈐轄武守琦權知晉州事武守琦知

晉州事本末不詳實錄有此特著之更俟詳考守琦見顯德四年無邑里

乙丑遣近臣分詣京城祠廟祈晴 廢澄賓潯巒富思

明康繡禹順牢黨羅等十三州前後所廢縣又四十九

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為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仍禁民不得以采珠為業先是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采珠必以石繩索繫於足而沒焉深或至五百尺溺死者甚眾鋹所居棟宇皆飾以玳瑁珠翠窮極侈靡及王師至并府庫悉焚之於是潘美等於煨燼中得所餘玳瑁真珠來獻且言采珠危苦之狀上亟命小黃門持示宰相速降詔罷之

辛未河大決澶州濮陽縣壬申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翰辭於便殿上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頓首拜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為之退

舍今陛下憂及兆民懇禱如是固宜上感天心此必不能為災也

癸酉上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使之然耶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為災乃是臣等失職上曰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閉者眾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五十餘人悉厚賜遣之矣普等皆稱萬歲 河又決大名府朝城縣河南北諸州皆大水 陝州言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人古真年少脫走得免至是長大擒義超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而可以赦論乎命斬之

六月戊子朔徙崖州於振州遂廢振州

庚寅河決陽武縣汴水決鄭州宋州

靜江留後郭廷謂自梓州受代歸辛卯卒遣中使護其喪事

丁酉詔沿河州縣官吏勤恤所部民勿令轉徙田畝致損者籍其數以聞

乙巳廢壁州

戊申發諸州兵士及丁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曹翰護其役未幾河所決皆塞

是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洊降洪河為患朕

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案經瀆猶

史記改作詳究溝瀆薛應旂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

續通鑑改作詳究涇瀆並誤

至海隨山濬川未嘗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爭  
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  
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  
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  
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卽示甄獎時東魯  
逸人田告者著纂禹元經十二篇上聞之召見詢以治  
水之道善其對將授以官告固辭父年老求歸奉養詔  
從之先是女真侵白沙寨略官馬三匹民百二十八  
口旣而遣使以馬來貢詔止之於是首領渤海那等三  
人復來貢言已令部落送先所掠白沙寨民及馬詔切  
責其前侵略之罪而嘉其效順之意放還貢馬使者  
秋七月己未右拾遺通判夔州張恂坐贓棄市

丁卯詔五嶽四瀆及東海等廟並以本縣令尉兼廟丞  
掌祀事常加案視務在蠲潔仍籍其廟宇祭器之數受  
代日以交相付本州長吏每月一謁廟檢舉焉新錄在  
六月壬

辰今從舊  
錄及本紀

戊辰前保大節度使袁彥卒彥數領藩翰然發跡戎行  
不邇政術在南曹時爲吏民所訟上念勳舊隱而不行  
於是遣中使護其喪事

庚午皇第三女封永慶公主

甲申永慶公主出降右衛將軍駙馬都尉魏咸信咸信

仁浦子也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上見之謂主

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

羽幾何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



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  
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  
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  
肩輿乘以出入上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  
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  
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義使  
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談苑載此事以爲魏國長  
也當太祖時魏國未嘗封不當云主家恐有差誤而  
此事實魏咸信言之因附見公主出降之後埃更考  
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石保吉領愛州刺史 詔曰頗聞  
諸州州司馬步院置獄外置子城司獄諸司亦輒禁繫  
人甚無謂也自今並嚴禁之違者重議其罪募告者賞  
錢十萬 三司言倉儲月給止給明年二月請分屯諸

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上大怒召權判三司楚昭  
輔切責之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爾不素爲計度今  
倉儲垂盡乃請分屯兵旅括率民船給以饋運是可卒  
致乎且設爾安用苟有所闕必罪爾以謝眾昭輔皇恐  
計不知所出乃徑詣開封府見皇弟光義泣告乞於上  
前解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營辦光義許之昭輔出光  
義問右知客押衙永城陳從信曰爲之柰何從信對曰  
從信嘗遊楚泗間見糧運停阻之由良以舟人日食旋  
於所歷州縣勘給固多疑滯若自起發卽計日併支往  
復皆然可以責其程限又楚泗間運米入船至京師輦  
米入倉宜各宿備運卒皆令卽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減  
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舊定八十日一運一歲三運今

若去淹留之虛日則歲可增一運矣又聞三司欲籍民  
船若不許則無以責辦若盡取用之則冬中京師薪炭  
殆絕不若募其船之堅實者令運糧其損敗者任民載  
樵薪則公私俱濟今市中米貴官乃定價斗錢七十商  
賈聞之以其不獲利無敢載至京師者雖富人儲物亦  
隱匿不糶是以米益貴而貧民將憂其餒殍也光義然  
之明日具以告上上悉從其言由是事集昭輔亦免責  
焉陳從信傳云事在開寶三年秋寶訓云在二年按楚  
昭輔權判三司實四年五月安得三年秋已有此事  
今載於五年秋庶免抵牾冬十月江淮  
米十萬石至京師卽是從信之策行也  
先是大理正內黃李符知歸州轉運司制置不合理者  
符卽上言上嘉之秩滿歸闕上以京西諸州錢幣不登  
八月癸巳命符知京西南面轉運事書李符到處似朕

親行八字賜之令揭於大旗常以自隨符前後條奏便  
宜凡百餘條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著于令

丙申命同知廣州潘美尹崇珂並兼嶺南轉運使其原  
轉運使王明爲副使太子中允許九言爲判官轉運判  
官自九言始也隆平集言開寶六年初除  
徐澤爲廣南運判恐誤

己亥廣州言行營兵馬都監朱憲領兵大破獠賊二萬  
餘人於容州城下初嶺南所在賊起僞開府樂範土豪  
周思瓊等各聚眾負海爲亂尹崇珂領兵擊之上遣中

使李神祐督戰數月盡平其黨新舊錄並於七月癸未  
言僞容州民誘蠻人爲

亂本紀亦然今并書于此周思瓊者尹崇珂傳云韶州  
賊帥潘美傳云土豪崇珂傳又稱僞開府樂範指使  
袁漢瓊及鄧存忠等據五州以叛然不詳五州爲何等  
州也今止從美傳以周思瓊爲土豪增樂範一人卻依  
美傳總言聚眾負海不言某州庶免抵牾  
鄧存忠事已見范曼知邕州時茲不重列

癸卯建保靜軍於宿州 密州復為防禦廢安化軍節度 海門鎮監軍趙令鎔令鎔未見大破廉白州賊

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庚午復壁州 禁西川民斂錢給社及競渡

樞密使李崇矩與宰相趙普厚相交結以其女妻普子承宗上聞之不喜先是樞密使宰相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始令分異之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幾十年崇矩知其險詖無行待之漸薄伸怨恨擊登聞鼓告崇矩受太原人席義叟黃金私託翰林學士扈蒙與義叟甲科引軍器庫使范陽劉審瓊為證上大怒召審瓊詰問審瓊具言其誣上怒稍解癸酉崇矩罷為鎮國節度使賜伸同進士出身酸棗縣主簿後伸死其母貧餓詣崇

矩子繼昌乞匄家人競前斥逐繼昌獨召見與白金百

兩時稱繼昌長者會要云時樞密使沈義倫一人六年

院人在

戊寅徙建寧畱後楊重勳為保靜畱後楊億說苑云馮

有威名羌戎畏服子繼業襲其位楊重勳亦世有麟州

並稟命朝廷而綏御藩族為西北邊并蔽太祖因繼業

來朝廷徙鎮同州命儒臣知靈州留務召重勳授以近

鎮別命武臣領州事其後二方終煩朝廷經略議者多

領麟州事實錄乃無之當考是月崖州牙校陸昌圖作亂燒劫牙署知瓊州周仁俊

遣兵擊平之實錄於明年五月禁元象器物天文圖

識七曜歷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於私家有者

並送官 冬十月復康州

戊戌詔邊遠官歲才三周卽與除代所司專閱其籍勿使踰時

初河陽節度使洛陽張仁超以郊祀來朝願畱都下庚子卒上遽幸其第哭之輟視朝三日遣中使護喪事優

詔贈中書令非常例也

癸卯詔功德使與左街道錄劉若拙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未至而不修飾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華蓋先生善服氣年九十餘不衰步履輕疾每水旱必召於禁中設壇場致禱其法精審上甚重之

己酉詔諸州場院官糧料使鎮將並以三周年為任

秦蜀守李冰有廟在永康軍偽蜀初封大安王又封應

聖靈感王蜀平詔長吏增飾其廟乙卯改封廣濟王歲

一祀 海門監鹽戶龐崇等叛監軍趙令鎔擊敗之斬

首三百級

是月運江淮米十萬石至京師皆汴蔡兩河公私船所

載也

十一月丁巳朔以辰州都指揮使秦德崇為德崇起復

雲麾將軍權知辰州兼五溪巡檢使後二歲德崇罷歸

除右千牛衛將軍魏泰東軒錄云武陵辰陽清湘

殆十餘萬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逼辰永

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思得蠻情習

險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獠人秦再雄者

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畏

服太祖召至闕下察其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之起蠻酋

屬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之起蠻酋

練士盡子一州租賦再雄感激異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

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而加

獎激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  
門客王元城為本州推官再增一兵不費帑而邊境  
無蠻患五州延表數千再雄而巳按秦所錄再雄事甚  
安妥由神機駕馭用一不雄於他書或此秦德崇即秦  
再雄也正史實錄無之又不知州又起復事必有異惜正史  
實錄不詳及八年正月三日除右千牛衛將軍已稱  
前知辰州則德崇在辰州亦不終太祖世今悉注秦所  
錄更俟

己未連州言供奉官李繼朗藥繼清等領兵大破獠賊

於英州城下繼朗繼清未見宋朝要錄庚申賜上書

癸亥禁釋道私習天文地理

己巳詔諸道舉人自今並於本貫州府取解不得更稱

寄應如從化外至者先投牒開封府奏請得旨方許召

試其國學亦不得妄署監生參預薦送

甲戌廢春勤二州及化仁等七縣又廢南義州廢南義州本紀

實錄並不載但載明年復置因追書於此

庚辰命參知政事薛居正兼提點三司淮南湖南嶺南

諸州水陸轉運使事呂餘慶兼提點三司荆南劔南諸

州水陸轉運使事 詔翰林學士李昉及宗正丞洛陽

趙孚等分撰嶽瀆并歷代帝王新廟碑遣使刻石廟中

凡五十二首

十二月乙未命近臣於京城祠廟祈雪

己亥畋近郊遂幸開封尹第視疾

甲寅詔流外選人經考餘令錄者引對方得注擬驅使

散官技術人資考雖多亦不注擬 杖殺內班董延諤

坐監車營務監芻粟累贓數十萬鞫之得實故也 翰

林醫官鴻臚寺丞劉翰為殿中省尚藥奉御又賜道士

元祕大師馬志通議大夫階仍各賜器幣及鞍馬開封  
尹疾有瘳也

乙卯大雪 乾寧軍言北漢民二千二百四十八戶來

歸

三司鹽鐵戶部度支各有句院及開拆司皆本部判官  
主之是月詔并鹽鐵戶部爲一度支如故

是歲大饑 初上問宰相趙普曰儒臣有武幹者何人

普以知彭州左補闕辛仲甫對乃徙仲甫爲西川兵馬

都監於是召見面試射且問能擐甲否仲甫曰臣在郭

崇幕府屢從征討固嘗被介冑矣上曰汝見王明乎朕

已用爲刺史汝頗忠淳若公勤不懈不日亦當爲牧伯

也仲甫頓首謝上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

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  
武臣一人也旣而有司命仲甫檢視民田上曰此縣令  
職爾卽令吏部銓擇官代之 北漢主始令民輸贍軍  
錢文武百官皆減俸財用不給故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三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四

太祖

宋 李燾 撰

開寶六年春正月甲子以雲安監爲雲安軍又以遂合  
渝瀘昌開達渠巴蓬資戎涪忠萬夔施十七州及廣安  
梁山雲安三軍別置水陸計度轉運使仍以知雲安監  
太子中允張禹充使

丙寅韶州言靜江軍士百餘人鼓譟城中以應外賊悉  
捕斬於市

戊辰賜皇弟開封尹襲衣犀帶羅綺五百匹玉鞍勒馬  
以疾間也

癸酉進德州刺史郭貴發丁夫千人修大名府魏縣河

隄

已卯以太子洗馬權知蓬州朱昂權知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仙眾萬人劫掠軍界昂設策擒之自餘果合渝涪四州民連結為妖者一切不問蜀民遂安昂長沙人也

壬午詔諸州流民所在計程給以糧遣各還本貫至日更加賑給

殿直傅廷翰為棣州兵馬監押欲謀叛北走契丹知州右贊善大夫周渭擒之以聞遣使械繫送御史獄鞫之得實二月丙戌斬廷翰於西市

丙申運京師米二萬石賑曹州饑民

辛丑以著作佐郎陸光範為在京糧料使太僕寺丞趙

巨川為西京糧料使光範巨川未見國初承舊制用三司大將

領糧料之職於是改任京官

三月乙卯朔房州言周鄭王殂上素服舉哀輟視朝十

日命還葬慶陵之側曰順陵諡曰恭帝

己未復密州為安化州

辛酉新及第進士雍邱宋準等十人諸科二十八人詣

講武殿謝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濬材質最陋應對

失次黜去之濟川翰林學士李昉鄉人也昉時權知貢

舉上頗不悅會進士徐士廉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

舍非當上以問翰林學士盧多遜多遜曰頗亦聞之上

乃令貢院籍終場下第者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癸酉皆

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準以下及士廉等各賜紙



劄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左司員外郎侯陟等  
為考官乙亥上御講武殿親閱之得進士二十六人  
廉預焉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  
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  
賜準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考官右贊  
善大夫楊可法等皆坐責自茲殿試遂為常式可法未見  
丙子宰相國寺觀新修普滿塔  
壬午以教船池為講武池閔河為惠民河五丈河為廣  
濟河

癸未鎮國節度使李崇矩責授左衛大將軍實錄但云節度使檢校太傅李崇矩為左衛大將軍而百官表云崇矩自節度使責授左衛大將軍今從之然亦不知何事也  
詔諸州流民復業者蠲今年蠶鹽錢復其租免當考

三年役 禁銅錢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 融  
州修河卒叛殺長吏知高州范可鄆率高潘二州民吏  
擊破之詔賜二州民今年秋租  
是月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 先是詔朝臣有將命遠  
方死王事者得錄其子於是右贊善大夫陸光佩子坦  
賜進士出身監察御史王楷子克同三傳出身右補闕  
吳光輔子用之右贊善大夫劉師道子傳慶並同學究  
出身皆就學士院試所業然後命之  
夏四月甲申朔限諸州度僧額僧帳及百人者每歲度  
一人仍度有經業者  
乙酉詔諸州考試官令長吏精選僚屬有才學公正者  
充知貢舉與考試官同看詳試卷定其通否否即駁放

不得優假虛令終場申禁私薦屬舉人募告者其賞有  
差舉人勒還本貫重役永不得入科場

丁亥詔皇弟開封尹天平節度使石守信等宴射苑中  
復置南義州

丁酉禁灌頂水陸道場

辛丑翰林學士盧多遜等上所修開寶通禮二百卷義  
纂一百卷並付有司施行詔改鄉貢開元禮為鄉貢通  
禮本科並以新書試問

是月遣盧多遜為江南生辰國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  
臣主歡心及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  
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  
亟令繕寫命中書舍人徐鍇等通夕讐對送與之多遜

乃發於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  
遜盡得之矣歸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狀上嘉其謀始有  
意大用

壬寅命知制誥張澹權祇應翰林院事澹本傳云權直  
學士院今從實

甲辰占城遣使來貢方物

丙午黎州言有保塞蠻七十餘人自大渡河來歸

戊申詔參知政事薛居正監修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  
知制誥王祐等上重定神農本草二十卷上制序摹  
印以頒天下

先是江南饑詔諭國主借船漕湖米麥以賑之辛亥國  
主遣使修貢謝恩賜米麥  
前已見江南國主以司空判三司

尙書都省湯悅知左右內史事悅以身老國危固辭不

許湯悅事據十國紀年在此夏今附見

癸丑詔曰堂後官十五人從來不曾替換宜令吏部流  
內銓於前資見任令錄判官簿尉內揀選諳會公事有  
行止無違闕者十五員具姓名奏當議差補仍三年與  
替若無違闕其令錄除陞朝官判官簿尉除上縣令  
五月丙辰以前武德縣尉姜宣又為眉州別駕充堂後  
官尋又得新成州錄事參軍任能前郫縣令夏德崇前  
三原縣尉孔崇照皆授諸州上佐用之上知堂吏擅中  
書權多為姦賊欲更用士人而有司所選終不及數遂  
召舊任者劉重華等四人面加戒勵令復故歲滿無過  
與上縣令稍有愆咎重寘其罰

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劉熙古以足疾四上表求解庚申  
授戶部尙書致仕

供備庫使李守信受詔市木秦隴間盜官錢鉅萬及代  
歸為部下所告守信至中牟縣聞其事自到於傳舍上  
命司勳郎中監在京商稅務蘇曉按之逮捕甚眾右拾  
遺通判秦州馬適妻守信女也守信嘗用木為筏以遺  
適曉獲其私書以進上將赦之曉固請寘適於法適坐  
棄市仍籍其家餘所連及者多至破產盡得所盜官錢  
上悅癸亥以曉為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事尋遷左諫  
議大夫復監在京商稅務曉無子有一女甚愛之亦先  
曉卒人以為深刻所致云 幸玉津園觀刈麥 樞密  
副使沈義倫居第卑陋處之晏然當時貴要多冒禁市

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主者敗皆自啟於上前義倫亦嘗市木為母營佛舍因奏其事上笑謂義倫曰爾非踰矩者知居第尚不葺因遣中使案圖督工匠五百人為治之義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

戊辰詔曰朝廷立取士之科分署吏之秩所以辨等異乎編民苟真偽以相參俾名實之斯濫宜有釐革無容混淆自今諸州有冒稱鄉銜攝官並不得以客禮謁見州縣官吏假署文牒所在官司追毀之其有經試舉人及歷承乏視事之官不用此制

庚午宴射苑中

甲戌以殿中侍御史鉅野馮炳為侍御史知雜判御史

臺事上留意聽斷專事欽恤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召炳謂曰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汝也賜金紫以勉之

南漢靜海節度使丁璉聞嶺南悉平遣使朝貢表稱其父部領之命戊寅以璉為靜海節度使

命璉事偽邦則知必璉表云爾也

京城左右軍巡院典司按鞫開封府舊選牙校分掌其職上哀矜庶獄始詔改任士人六月癸未朔以前館陶縣令李萼為光祿寺丞兼左軍巡檢安豐縣令趙中衡為大府寺丞兼右軍巡檢

己丑廣州言同知州保信節度使尹崇珂卒優詔贈侍中遣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

辛卯召京百司吏七百餘人見于便殿上親閱試勒歸農者四百人

初李謙溥去隰州邊將屢失律乃復以謙溥為隰州巡

檢使邊民喜謙溥之至相率迎於路癸巳謙溥言領兵

入北漢界連拔其七寨謙溥再為隰州乃開寶五年四月也今并列于此九國志世家

云明年王師侵嵐谷州拔我七寨即此占城國又遣使來貢方物

初蜀民所輸兩稅皆以匹帛充折其後市價愈高而官

所收止依舊例上慮其傷民壬寅詔西川諸州凡以匹

帛折稅並準市價

初雷德驥責商州司戶參軍刺史以德驥舊為尙書郎

頗賓禮之及奚嶼至州希宰相意則倨受庭參德驥不

能堪出怨言嶼聞之怒有言德驥嘗為文訕謗朝廷嶼

因召德驥與語潛遣吏給德驥家人取得之即械繫德

驥具事以聞上貸其罪削籍徙靈武德驥子有鄰意趙

普實擠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於是堂後官胡贊李

可度在職歲久或稱其多請託受賕而祕書丞王洞與

德驥同年登第有鄰每造謁於洞洞多委以家事一日

託有鄰市白金半錠因語有鄰曰此欲與胡將軍胡將

軍謂贊也有鄰亦嘗出入贊家故洞語之時又有詔應

攝官三任解由全者許投牒有司即得引試錄用有鄰

素與前攝上蔡主簿劉偉交遊知偉雖經三攝而一任

失其解由偉兄進士仇為偉造偽印得送銓遂上章告

其事并言宗正丞趙孚乾德中授西川官稱疾不之任

皆宰相庇之上怒悉下御史獄鞠實上始有疑普意矣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四

壬寅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陞都堂與宰相同議  
政事癸卯偉坐棄市李及洞侁贊可度並決杖除名贊  
可度仍籍沒其家財以有鄰為祕書省正字厚賜之有  
鄰自是累上疏告人陰事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以杖  
箠其背有鄰號呼聲聞于外數日而死洞除名實錄在七月乙亥今并  
書禁嶺南諸州民捕象籍其器仗送官 賜容州民  
今年租 廢隴州復春州

丁未復尋州賓州

趙普之為政也專廷臣多疾之上初聽趙玘之訴欲逐  
普既止盧多遜在翰林因召對數毀短普且言普嘗以  
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上訪諸李  
昉昉曰臣職司書詔普所為臣不得而知也上默然自

李崇矩罷上與普稍有間及趙孚等抵罪普恩益替庚  
戌復詔薛居正呂餘慶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  
權 易州言刺史賀惟忠卒惟忠性剛頗知書洞曉兵  
法有方略在易州葺治亭障撫士卒能得其心每乘寒  
用兵所向無敵名震契丹十餘年間不敢擾邊民皆賴  
之及卒上甚嘆惜即錄其子昭度為供奉官 河決鄆  
州楊劉口又決懷州獲嘉縣 詔潭州鄉兵二千人郴  
州三百人並復其家一年死事者二年此必在行營也但本紀不詳耳

考當

是夏邛部川都鬼主歸德將軍阿伏與山後兩林蠻主  
勿兒語言相失勿兒率兵侵掠邛部川堡壁多所殺傷  
阿伏告黎州州以聞並賜詔慰諭各令守封疆勿相犯

躡

先是諸道州府任牙校為馬步都虞候及判官斷獄多失其中秋七月壬子朔詔罷之改馬步院為司寇院以新及第進士九經五經及選人資序相當者為司寇參軍遣右領軍衛大將軍王昭遠閑廐使楊重美使交州昭遠重美未見廣南諸州民輸稅米劉鋹時每石白配百六十錢丙辰詔但取其十

辛酉幸都亭驛

中書擬左補闕辛仲甫為淮南轉運使上不許乙亥選授三司戶部判官賜錢百萬有權酷主吏武希璉等三十餘輩逋歲課三十餘萬緡連年械繫竭資產不能償

餒死者數人榜督不已仲甫奏除之又請百官折俸令

估實直通事舍人宋惟忠決杖除籍為民坐知濠州

日不法為人所訴鞠得其實故也

孟昶時西川民嫁遣資裝皆籍其數征之八月乙酉勿

令復征

丁亥幸玉津園觀稼

草澤王德方上修河利害辛卯賜德方同學究出身

右補闕蘇德祥奪兩任官坐令門人執私券乘馬過淮

德祥禹珪子也禹珪初見天泗州軍事推官侯濟決

杖除名濟嘗應拔萃科當試判時假手於人至是為人

所發故也

甲辰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罷為河陽三城

節度使同平章事普獨相凡十年沈毅果斷以天下事  
為己任上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嘗欲除某人為某官  
不合上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  
怒裂其奏投諸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  
進之上悟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者當遷  
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與之上怒曰朕故不與遷  
官將奈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  
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  
之上弗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良久不去上  
卒從其請一日大宴雨驟至上不悅雨良久不止上怒  
形于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進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於  
大宴何損不過沾溼供帳樂衣耳此時雨難得百姓得

雨各歡喜作樂適當其時乞令樂官就雨中奏技上大  
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回上意類如此嘗設大瓦壺於  
視事閣中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壺中束緼  
焚之其多得謗咎殆由此也普既出鎮上書自慙云外  
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  
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  
昭鑒上手封其書藏之金匱兩中作樂據丁謂談錄太  
何年普行狀乃乾德  
五年春事今附此

己酉幸新水磴宴射苑中

是月流內銓上言請復四時選應引對者每季一時引  
對詔從之時國家取荆衡克梁益下交廣關土既廣吏  
員多闕是以歲常放選人南曹投狀判成送銓司依次



注擬其後選部闕官又特詔免取解非時赴集謂之放  
選習以為常取解季集之制有名而無實矣此據本志  
會要乃稱復四時選在太子中舍權判國子監陳鄂  
免官四門博士解損除籍為民皆為監生徐讓能所訟  
故也

嶺南羣盜未息九月壬子以唐州刺史曹光實為諸州  
都巡檢使光實既至捕斬之海隅悉平  
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呂餘慶以疾求解職丁卯罷為尚  
書左丞餘慶上霸府元僚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  
然不以介意處耘獲罪時餘慶知江陵還朝上委曲問  
處耘事餘慶具以實告及普忤旨左右爭傾之餘慶獨  
為明辨上意稍解時稱長者

己巳皇弟開封尹光義封晉王案宋史作封山南西道

節度使光美為永興節度使兼侍中皇子貴州防禦使

德昭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吏部侍郎參知政

事薛居正為門下侍郎樞密副使戶部侍郎沈義倫為

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天平節度使石守信兼侍中歸德

節度使高懷德忠武節度使王審琦並加同平章事翰

林學士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為中書舍人參知

政事左驍衛大將軍判三司楚昭輔為樞密副使

辛未靖江節度使殿前都虞候楊義為建武節度使殿

前都指揮使自韓重贊罷殿前都指揮使凡六年不除

授於是乃以命義

王申詔晉王位居宰相上

丁丑命諸州不得占流民募告者戶賞錢五千 詔西  
京諸殿門列戟如東京之制

江南內史舍人潘佑與戶部侍郎李平

平見乾  
祐元年最見親

善佑好神仙事平頗知修鍊導養之術言多妖妄佑特  
信之平自言與仙人通接佑父處常今已爲仙官甚貴  
重而已及佑亦仙官也各於其家置淨室圖像神怪披  
髮裸袒而祭人莫得窺平語佑曰六朝大臣冢中多寶  
劍及寶鑑得而佩之可以辟鬼去人仙矣佑求之甚切  
不能得會張洎亦好方士之說乃共買雞籠山前古塚  
地數十頃以爲別墅遇休沐則相與聯騎率僕夫具畚  
鍤而往破一塚得古器必傳玩良久吟嘯自若曰未知  
此生發得幾塚其恠誕類此佑嘗言於國主曰富貴之

本在厚農桑因請復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有買貧者田  
皆令歸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使盡闢曠土以  
種桑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符命行下急於星火百姓  
大擾國主遽遣罷之佑疑執政沮已乃歷詆大臣與握  
兵者兩兩爲朋旦夕將謀竊發且言國將亡非已爲相  
不可救江南政事多在尙書省因薦平可知省事司天  
監楊熙澄可任樞密軍校侯英可典禁衛國主不納佑  
益忿抗疏請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國主手書教誡之  
佑遂不復朝謁居家上表言陛下旣不能彊又不能弱  
不如以兵十萬助收河東因率官吏朝覲此亦保國之  
良策也國主始恨之不復答又復請致仕入山避難國  
主以爲狂置不問冬十月壬午佑上第七表曰臣聞三

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近者連貢封章指陳  
姦宄畫一其罪將數萬言皎若丹青坦然明白詞窮理  
當忠邪洞分皆陛下黨蔽姦回曲容諂僞受賊臣之佞  
媚保賊臣如骨肉使國家悵悵如日將暮不顧億兆之  
患不憂宗社之覆以古觀之則陛下之爲君無道深矣  
古有桀紂孫皓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尙爲千古所笑今  
陛下取則姦回以敗亂其國家是陛下爲君不及桀紂  
孫皓遠矣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終不能與姦臣雜處  
而事亡國之主使一旦爲天下笑陛下若以臣爲罪願  
賜誅戮以謝中外國主大怒推其狂悖謗訕殆由李平  
乃先收平下大理獄後始收佑佑卽自殺母及妻子徙  
饒州平亦縊死獄中

佑所上書史臣並改陛下爲殿下今從九國志本文國主尋

謂左右曰吾誅佑思之踰旬不決蓋不獲已也明年皆  
宥其家廩給之佑初與張洎爲忘形之交其後俱爲中  
書舍人不雙立稍相持佑嘗答洎書云堂堂乎張也難  
與並爲仁矣佑之死洎頗有力焉洎時爲清輝殿學士  
參預機密恩寵莫二清輝殿在後苑中國主不欲洎遠  
離左右故授以此職洎與太子太傅臨汝郡公徐遼太  
子太保文安郡公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中旨多自澄  
心堂出遊從子元橘等出入宣行之中書密院乃同散  
地

癸巳燕國恭懿長公主薨上臨哭甚哀詔有司具鹵簿

鼓吹陪葬安陵

丁酉除名人雷德驥爲祕書丞分判御史臺三院事

甲辰特赦中書樞密院三司及諸司吏自前隱欺未覺等罪使之自新

初左藏庫使元城田仁朗為宦官所譖上怒立召仁朗面詰之至殿門先命去冠帶仁朗神色不撓從容言曰臣嘗為鳳州路濠寨都監伐木除道從大軍破蜀秋豪無所犯陛下用之令主藏禁中豈復為姦利以自污上怒解乙巳以仁朗為樞易使本傳言止免仁朗官於是起為樞易使今從實錄蓋未嘗免官

十一月癸丑令常參官進士及第者各舉有文學官一人

甲子武甯節度使贈侍中高繼沖卒繼沖鎮彭門十餘年有惠政民請留葬上不許

丁卯詔諸州長吏及監當官等無或隱庇得替人事覺當重寘其罪

少府監致仕盧億

億河陽人初有

見億開運元年有高識惡其子參知政

事多遜所為嘗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十二月庚子億以憂卒丙子多遜起復女真遣使來貢馬

是歲命參知政事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以見行長定循資格及泛降制書考大違異削去重複補其闕漏參詳議取悠久可用之文為長定格三卷有旨限選數集人取解出身科目銓司檢勘注擬加選減選之狀南曹檢勘用闕年滿伎術考課春闈雜處分塗注乙凡二十條總二百八十七事循資格一卷制敕一卷起請條

一卷書成上之頒為永式自是銓綜益有倫矣重定循資格實

錄在七月己未今從本志繫之歲末北漢成德節度使太師兼中書令

劉繼禹自以沙門位兼將相頗為時論所薄數上表求

罷不許是歲繼禹卒追封定王前大內都點檢劉繼欽

殿前都虞候張重訓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鄭進前嵐州

刺史張昭敏遼州刺史衛儔都引進使李隱等皆被殺

初北漢主為大內都點檢孝和帝以其幼弱命繼欽副

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

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耶乃黜居

交城俾奉園寢尋遣人殺之進與宣徽使馬峯不協峯

怒奪其兵柄進不堪其辱詬峯於朝北漢主怒翌日送

定襄安置遣人殺之於路昭敏嘗為禮部尚書參議中

書事性廉直權勢請託不行多仇少與旋出知嵐州俄

召還勒歸私第以出怨言縊殺之儔數從征伐專掌吐

渾軍閹人衛德貴嫉其功使出為遼州吐渾數千人遮

道乞留北漢主不許吐渾失帥由是一軍不可復用儔

少長蕃部不樂為州頗出怨言北漢主慮其為變潛遣

人殺之隱惜儔忠勇為嬖侍所誣憤惋形於辭色德貴

聞而惡之白北漢主即送嵐州安置未幾殺之張昭敏

尚書參議中書事此但據九國志不知的在何時志又

云昭敏與郭無為議事不協繼元立出知嵐州按趙文

敏得復出然則昭敏元立才踰年也文度先在嵐州昭敏

來降時王師猶在城下尋即被殺豈容復出昭敏乎昭

敏之出固當是別與嬖侍者不協且今云多仇少與下

書與郭無為不協庶無抵悟更當細檢詳定劉繼欽鄭

進張昭敏無為不協庶無抵悟更當細檢詳定劉繼欽鄭

重訓無傳不知其事也繼欽等六人被殺亦未必專在

一年既無可推尋故從本志並繫之年末其日月都不

可知矣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四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五

太祖

宋 李燾 撰

開寶七年春正月庚申占城國遣使來貢方物

甲戌遣使發廩賑揚楚等州饑民

戊寅幸元化門賜治城壕卒衣履遂幸新水磴還宴射苑中

燕國長公主之喪上哀慟謂左右曰明年誕節當罷會

禁樂己卯中書門下上言王者禮絕正更雖陛下友愛

之厚然羣臣上壽無以為禮望許教坊作樂上不得已

從之

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五

上初臨御欲周知外事令軍校史珪博訪珪廉得數事  
白于上案驗皆實由是信之累遷馬軍都軍頭領毅州  
刺史漸肆威福時德州刺史郭貴權知邢州貴權知邢州在六年  
肱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州貴之族人親吏在德州頗  
為姦利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珪善遣親信至都以其  
事告珪圖去夢昇珪悉記于紙將伺便言之甲申上從  
容言邇來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遽曰今之文臣亦不  
必皆善乃探懷中所記以進曰祇如梁夢昇權知德州  
欺蔑刺史郭貴幾至于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為不法夢  
昇真清強吏也取所記紙召一黃門令齎付中書曰卽  
以夢昇為贊善大夫既行又召還曰與左贊善大夫仍  
知德州珪乃不敢言梁夢昇未見有周廣者亦好言外事由

內外馬步軍副都練使遷右領衛大將軍嘗白上曰朝  
廷每遣使吳越錢俶南面坐旁設使者位俶雖貴極人  
臣然尊無二上而奉使者不能正其名此大辱國上曰  
汝頗能折之否廣請行俶生辰卽遣廣為使俶猶襲故  
態廣曰比肩事主不敢就席俶乃移床西向為賓主禮  
廣復命氣驕甚將希寵賞上曰汝蓋倚朝廷威勢不然  
則俶何有于汝哉廣大慙此事不知的是何時談苑稱  
申廣始自都頭遷環衛今因史珪事附見

壬辰慶州言刺史姚內斌卒遣中使護喪歸葬洛陽內

斌在慶州踰十年邊人畏伏目為姚大蟲言其虓勇如

虎也

癸巳以權易使

案宋史職官志有權場使此作權易使易字疑誤

田仁朗權知

慶州時西戎乘隙擾邊仁朗既至部麾下擊之短兵相接前鋒稍卻仁朗斬指麾使二人于纛下軍中震恐爭乞命遂大破之西戎酋長相率請和仁朗殺牛置酒與飲且立誓邊境甯肅璽書褒美

先是知博州呂鵠知蘄州秦亶皆坐盜鹽麴額外錢決杖除名庚子令諸州知州通判判官兵馬都監縣令所掌鹽麴及市征地課等並親臨之月具籍供三司秩滿校其殿最欺隱者當置于法募告者賞錢萬

癸卯分命近臣于京城祠廟禱雨 詔學究舉人所習

詩書并易爲一科及第選敘與三禮三傳同例

乙巳太子中舍胡德冲棄市坐通判延州隱沒官錢一百八十萬爲錄事參軍段從革所發故也從革尋改左

贊善大夫權知海州從革未見

三月詔權停貢舉

乙丑三佛齊國遣使來貢方物

夏四月丙戌追贈昭憲皇太后曾祖蘊太保祖琬太傅父爽太師妣皆封衛燕國太夫人

癸卯殿中侍御史劉光輔坐知楚州日受賂除籍爲民丙午命左補闕南皮賈黃中檢視廣南民田黃中廉直平恕遠人便之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

李從善之入貢也度支判官殿中侍御史李瑩實爲接伴瑩私受從善之賂人或告之五月戊申朔瑩坐責爲右贊善大夫分其賂賜鹽鐵判官劉兼戶部判官辛仲甫各十萬錢兼未見



甲寅以密州所舉貞廉德行忠孝人齊得一爲章邱縣主簿得一初以五經教授鄉里弟子自遠而至晉末遭亂其家爲州將所屠得一脫身免訴諸朝廷州將坐黜得一乃還家布衣蔬食不復仕進于是應詔來京師策試中選故有是命

監察御史渤海劉蟠受詔于廬舒等州巡茶蟠乘羸僞稱商人抵民家求市民家不疑出茶與之卽擒置于法壬戌命蟠同知淮南諸州轉運使

京師民有市官物或不當價者馬軍都軍頭史珪密遣人伺之告其誣罔往往坐誅列肆爲之晝閉上旣聞其事乙丑降詔曰古人以獄市爲寄者蓋知小民惟利是從不可盡繩以法也且先甲之令未始申嚴苟陷人于

刑辟深非理道將禁其二價宜示以明文自今應市易官物有妄增損價直欺罔官錢者案鞫得實並以枉法論其犯在詔前者一切不問自是珪所言上愈不用矣丙寅幸講武池觀習水戰

丙子又幸講武池觀習水戰遂幸玉津園

是月詔司天臺學生及諸司技術工巧人不得擬外官

江南國主天性孝友初李從善與鍾謨親狎嘗有奪宗之謀及元宗殂于豫章獨從善與諸弟扈從因懷非望就宰相徐遊求遺詔遊正色不與至建業具以聞國主不問待之愈厚從善旣被留國主悲戀不已是歲宴會皆罷爲卻登高文以見意于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有傳不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上不許出其疏示從

著里邑

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上不許出其疏示從

善慰撫之六月甲寅以從善掌書記江直木直木為司  
門員外郎同判夷州僚佐悉推恩尋又封從善母凌氏  
為吳國太夫人十一月朕始封昭符在江南與張  
洎有隙止雅知之因從容謂昭符曰爾國弄權者結喉  
小兒張洎何不入使爾歸可諭令一來朕欲觀之昭符  
懼遂不敢歸昭符志云從善除充帥昭符入謝上語及張洎  
昭符遂留按昭符本傳開寶七年復入貢則除從善為  
今因李煜奉手書云陸昭符從善歸國附見其事其後煜遣徐  
陳疑昭符復入貢亦必以  
求從善歸國故也當考

戊子詔倉部郎中知制誥張澹權點檢三司公事依舊  
翰林院宿直澹初出居郎署頗快快晚節附會盧多遜  
始獲進用不踰旬遽卒上聞其無子甚憫之命中使護

喪葬洛陽

河中府及絳州民饑丙申詔發河中軍儲三萬石以賑

乙巳減京城麴價斤止百錢

秋七月壬子幸講武池觀習水戰遂幸玉津園

南丹州蠻溪峒之別種也地與宜州接丙辰酋帥莫洪

舊自稱節度使遣牙校陳紹規奉表修貢求內屬川

峽鹽承偽制官鬻之于是詔斤減十錢以惠遠民盧

多遜既還江南國主知上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策上

不許于是復遣閤門使梁迥使焉迥從容問國主曰朝

廷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答迥

歸上始決意伐之梁迥以此歲夏出使不知果何日也今附此

初江南人樊若冰案宋史及薛應旂續通鑑皆作樊若水舉進士不中第

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舫載

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

十往反而得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

上令學士院試賜及第授舒州團練推官若冰告上以

母及親屬皆在江南恐為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上即

詔國主護送國主聽命戊辰召若冰為贊善大夫且遣

使詣荆湖如若冰之策造大艦及黃黑龍船數千艘將

浮江以濟師也若冰傳云若冰以開寶三年上書會要亦云三年十一月大定錄乃云在六年

十一月登科記云七年不貢舉賜上書人樊若冰及第疑若冰以去年冬來歸今年冬授官大定錄與登科記皆得其實也

今并書于此

己巳彰德節度使贈侍中韓重贊卒遣中使護喪事重

贊好釋氏在相州凡六七年日課部民採西山木造佛

寺未嘗暫息人皆苦之

太子中允李仁友坐知興元府私收渡錢數十萬并強

置女口庚午棄市

契丹軍器庫副使石重榮東頭供奉官劉琮來降八月

丙子朔以重榮為茶酒庫副使琮為西頭供奉官重榮未

見先是吳越王俶遣元帥府判官福入黃夷簡入貢上謂

之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偃強不朝我將發

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也特命有司造大第于薰風門外連互數坊棟宇宏麗

儲侍什物無不悉具乃召進奉使錢文贊謂之曰朕數

幸此宮觀甚喜

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比于城南建離宮今賜名  
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賜之且以詔草示  
文贄遂遣文贄賜俶羊馬諭旨于俶戊寅俶遣其行軍  
司馬孫承祐入貢丁亥辭歸上厚賜俶器幣且密告以  
師期承祐俶妃之兄本伶人以妃故貴近用事專其國  
政時謂之孫總監言無所不領轄也九國志載錢文贄  
至自京師在開寶  
四年國史并黃夷簡入貢皆載于五年之後九國志恐  
失之太早然國史月日都不可考今且因承祐來朝先  
著之十國紀年亦于開寶  
五年載夷簡入貢當考

己丑幸講武池觀習水戰賜庫人錢

甲午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琅琊正懿王王  
審琦卒初審琦暴得疾失音上親臨問錫資鉅萬及卒  
又幸其第哭之慟賻贈並加等焉

戊戌殿中丞趙尙除名坐知漢州日擅稅竹木也

甲辰幸講武池觀習水戰遂幸玉津園

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領兵先赴荆南丙寅復  
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洛陽李漢瓊判  
四方館事田欽祚同領兵繼之

上已部分諸將而未有出師之名欲先遣使召李煜入

朝擇羣臣可遣者先是左拾遺知制誥開封李穆與參

知政事盧多遜同門上嘗謂多遜曰穆性仁善文辭之

外無所豫多遜曰穆操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仁

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試之丁卯遂遣穆使江

南穆至諭旨國主將從之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曰臣

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爾其若社稷何臣雖

死無以見元宗于九泉矣清輝殿學士右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國主無入朝時喬與洎俱掌機密國主委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國者蓋望全濟之恩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兵甲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也宜熟計慮無自貽後悔使還具言其狀上以為所諭要切江南亦謂穆言不欺已使還當在此月是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清池劉遇東上閣門使梁迥等同領兵赴荆南

甲戌以太子中允知荆湖轉運使許仲宣兼南面隨軍轉運使事仲宣青州人也

冬十月開封府言京城諸官司獄皆空無繫囚

甲申上幸迎春苑登汴隄發戰艦東下

丙戌復幸迎春苑登汴隄觀諸軍習戰遂幸東水門發

戰棹東下江南國主復遣其弟江國公從鑑水部郎

中龔慎修重幣入貢且買宴上皆留之不報

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

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

授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不敢

仰視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

任焉邵氏見聞錄云趙普實薦曹彬按此時普已罷相

曹武惠彬起跪于江南潘美謂今不取紀事本末太祖初命

行彬等起跪于江南潘美謂今不取紀事本末太祖初命

比還復賜燕講武殿酒三行而退訖江南平無一犯律者

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特以是  
申令使果犯而發封見而為白紙則必入稟及歸而示  
之又將以見初無輕斬之意恩  
威兩得故雖彬等無不折服

壬辰曹彬等發荆南赴金陵

丁酉以吳越王俶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仍  
賜戰馬二百匹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為  
俶前鋒且監其軍

己亥曹彬等自蘄陽過江破峽口寨殺守卒八百人生  
擒二百七十人獲池州牙校王仁震王宴錢興等三人  
甲辰以曹彬為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權都部署  
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

初王師直趨池州緣江屯戍皆謂每歲朝廷所遣巡兵  
但閉壁自守遣使奉牛酒來犒師尋覺異于他日池州

守將戈彥遂棄城走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

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守濬未見率丁匠自荆南以大艦

載巨竹紵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于采石磯跨江為

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于石

牌口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靈邱陸萬友往守之丁巳

曹彬等及江南兵戰于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艘生

擒八百餘人銅陵在池州東北一百四十里

庚申知制誥史館修撰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開延英

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舍人執筆螭坳以紀時政故

文宗實錄今最詳備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

密直學士輪修日歷送史館近朝以來此事都廢每季

雖有內廷日歷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對見

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爲虞無  
因肯說史官以疏遠是隔何由得聞望自今凡有裁制  
之事優恤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冊者並委宰臣及參  
知政事每月輪知鈔錄以備史官撰集詔從之命盧多  
遜專其職

壬戌曹彬等至當塗雄遠軍判官婺源魏羽以城降雄  
遠卽當塗也江南置軍于其縣王師先拔蕪湖又克當  
塗遂屯采石磯

潭州歲貢新茶斤片重厚頗異他歲有司請別定其價  
上曰茶則善矣無乃重困吾民乎癸亥詔潭州依舊樣  
模制造毋輒增改

甲子監修國史薛居正等上新修五代史百五十卷明

日上謂宰相曰昨觀新史見梁太祖暴亂醜穢之跡乃  
至如此宜其旋被賊虐也

丁卯曹彬等敗江南二萬餘眾于采石磯生擒一千餘  
人及馬步軍副都署楊收兵馬都監孫震等又獲戰馬  
三百餘匹初江南無戰馬朝廷每歲賜與百匹至是驅  
爲前鋒以拒王師旣獲之驗其印記皆朝廷所賜者也  
十一月乙亥朔潭州兵入江南界攻萍鄉爲其制置使  
劉茂忠所敗國主卽授茂忠袁州刺史茂忠安福人也  
通判鹽戶納鹽舊以布帛茶米等折償其直庚辰詔給  
以錢

癸未籍秦甯節度使李從善麾下及江南水軍凡千三  
百餘人爲禁旅號曰歸聖

甲申省劔南道諸縣主簿 詔免蒲陝晉絳同解等六

州逋租陝西諸州蠲其半 詔移石牌鎮浮梁于采石

磯繫纜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石移采

梁及新林寨之捷據實錄皆以二十日奏到度其專勢

當在初十或十一二間奏既無的日因附見于此獨取

到日書之捷仍以一奏初為浮梁國主聞之以語清輝

殿學士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無有此事此必不成國

主曰吾亦謂此兒戲耳于是遣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

鄭彥華督水軍萬人天德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

逆王師將行國主誠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年見顯德三年真未見

戊子吳越王俶遣使修貢謝招撫制置之命也并上江

南國主所遺書其略云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明天子

一旦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己丑知漢陽軍李恕敗江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獲戰

艦四十餘艘恕奏以二日到

甲午曹彬等言敗江南兵數千人于新林寨案宋史及

通鑑皆作新獲戰艦三十艘新林寨之捷與繫采石浮

竹寨下同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致書于權知雄州內園使孫全

興其略云兩朝初無纖隙若交馳一介之使顯布二君

之心用息疲民長為鄰國不亦休哉辛丑全興以琮書

來上上命全興答書并修好焉全興未見

壬寅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 鄭彥華杜真與王師遇真以所部先戰彥華擁兵不救



眞眾遂敗十二月金陵始戒嚴下命去開寶之號公私

記籍但稱甲戌歲益募民爲兵民以財及粟獻者官爵

杜眞之敗據江南野錄王師猶在當塗國史不記其

獲又水軍恐非杜眞所將也今依野錄附見十二月

右補闕馮翊楊克讓先自西川轉運副使代歸奏事稱

意上命坐與語且諭以將大用左司員外郎權判吏部

流內銓侯陟性險詖規知之因對上問識克讓否陟曰

臣與克讓遊甚久其爲人有才智誠佳士不易得也比

聞其杜門謝絕賓客多市白金作飲器厚自奉且言陛

下將用之臣私竊怪焉上怒意遂中輟丙午命克讓權

知昇州行府事以光祿寺丞崔宏太僕寺丞徐元少

府監丞張玘分領三司孔目官事見判官如吏人之禮

踰年罷之

丁未漢陽兵馬監甯光作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于江

北岸光作以此月初三日捷初八日奏到

己未護國節度使贈侍中陳思讓卒遣中使護喪事錄

其子欽祚爲尙食副使思讓累歷方面無敗政然酷信

釋氏所至禁屠宰俸祿悉以飯僧眾號爲陳佛子身沒

之後家無餘財

吳越王俶率兵圍常州俘其軍二百五十人馬八十匹

于常州城下明年正月初九日奏到癸亥拔利城寨破其軍三千

餘眾生擒六百餘人

丙寅曹彬等破江南兵於新林港口斬首二千級焚戰

艦六百餘艘明年正月一日奏到

北漢主搜其軍中子弟自十七以上皆籍為兵盡括民  
馬遣代州刺史蔚進來寇平陽權知晉州武守琦率眾  
禦之庚午與進遇于洪洞縣界擊敗北漢兵五千餘人  
明年正月初四日奏到

辛未吳越王俶破江南兵萬餘眾于常州北境上  
明年正月

是歲始詔除授京官差遣勾當黜陟令中書依朝官例  
降敕御史臺修寫班簿每十日一上中書  
此事據會要

附此當考以前何獨不降敕進班簿北漢主改元廣運  
天會凡十八年  
諭北漢主以強弱勢異無妄侵伐北漢主聞命慟哭謀  
出兵攻契丹宣徽使馬峯固諫乃止  
此據十國紀年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六

宋 李燾 撰

太祖

開寶八年春正月丙子權知池州樊若冰敗江南兵四千人於州界

初曹彬等師未出上命韶州刺史王明為黃州刺史面授方略明既視事亟修葺城壘訓練士卒眾莫諭其意

及彬等出師即以明為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辛巳明遣兵馬都監武守謙等領兵渡江敗江南

兵萬餘人於武昌殺七百人拔樊山寨十九日是日行營左廂戰棹都監田欽祚領兵敗江南兵萬餘人於

溧水斬其都統使李雄十九日奏到十國

紀年李雄作張雄

甲申王明言敗鄂州兵三百餘人於江南岸此但依實日書之其捷時當在去年末或今年初拔樊山寨以前也

乙酉上謂宰相曰古之為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朕常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間言哉為臣者或不終其名節而陷於不義蓋忠信之薄而獲福亦鮮斯可戒矣

丙戌樊若冰遣兵馬監押王侁領兵敗江南四千餘眾於宣州界侁朴子也

庚寅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度秦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斬首數千級初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餘萬背城

而陣時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度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隨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沂流奪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擒其神衛都軍頭鄭賓等七人蓋因曹彬在正月而實錄與本紀載二月末亦不得其日寨捷於秦淮之後然拔水寨實錄具載其日乃正月十日則秦傳稱此則當先載秦淮之捷疑不敢決仍附見於秦後秦傳稱此則當先載秦淮之捷疑不敢決仍附見於秦則秦傳稱此則當先載秦淮之捷疑不敢決仍附見於秦則秦傳稱此則當先載秦淮之捷疑不敢決仍附見於秦

癸巳命京西轉運使李符益調荆湖軍食赴金陵城下是月北漢主命劉繼業馬峰攻晉州武守琦敗之洪洞

此據十年國紀

二月丙午權知潭州朱洞遣兵馬鈐轄石曦領眾敗江南兵二千餘人於袁州西界曦太原人也十六日奏到朱洞未見癸丑曹彬等敗江南兵萬餘眾於白鷺洲斬首五千餘級擒百餘人獲戰艦五十艘十七日奏到

乙卯拔昇洲關城守陴者皆遁入其內城殺千餘眾溺死者又千計天德軍都知兵馬使張進等九人來降九日奏到

初右諫議大夫段思恭知揚州朝廷方欲經略江南命思恭兼緣江巡檢出則委通判以州務而思恭常挈印及鼓角金鉦等自隨驛書自京師至者輟令齋詣其所事多稽緩通判右贊善大夫李若不能堪遂相與告訐付有司鞫之思恭詞不直丁巳責思恭為太常少卿若

為大理寺丞

壬戌賜吳越王俶軍衣五萬副俾分給其營將士

癸亥權知揚州侯陟以所部兵敗江南千餘眾於宣化

鎮

甲子上謂宰相曰年穀豐登人物繁盛若非上天垂祐

何以及此所宜其思濟給振舉闕政庶成開泰之基也

丁卯知制誥王祐權知貢舉知制誥扈蒙左補闕梁周

翰祕書丞雷德驤竝權同知貢舉命權同知貢舉始此

戊辰上御講武殿覆試王祐等所奏合格舉人王式等

因詔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寒之

路甚無謂也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疇昔之

弊矣式等皆頓首謝於是內出詩賦題試得進士王嗣

宗以下三十人諸科三十四人江南進士林松雷說試  
不中格以其間道來歸竝賜三傳出身嗣宗汾州人也  
初授秦州司寇參軍時侍御史路冲知州事為政苛急  
盜賊羣起嗣宗乘間極言其失冲大怒繫嗣宗於獄又  
教民之無賴而嘗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使  
者按劾具得訟者誣罔之狀以聞嗣宗始獲免記聞云冲令嗣宗對句卽舍之與此不同當考以手搏得狀元事載舉神放時事  
是月江南知貢舉戶部員外郎伍喬放進士張確等三  
十人自保大十年開貢舉訖於是歲凡十七榜放進士  
及第者九十三人九經一人此據十國紀年王師已至城下而貢舉猶不廢李煜誠不知務者故特書之  
二月戊寅召近臣宴射苑中

壬午太子洗馬周仁俊責授平涼縣令坐知瓊州日販  
易規利故也

乙酉幸造船務

丁亥權知廬州邢琪領兵渡江至宣州界攻拔義安寨  
斬首千餘級

上性寬仁多恕尚食供膳有蝨緣食器旁謂左右曰勿  
令掌膳者知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  
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意於刑措也故自開寶  
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己丑有司言自  
一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

庚寅曹彬等敗江南兵三千餘眾於江中擒五百人  
癸巳命近臣祈雨於在京祠廟

乙未太子中舍郭榮除名坐監萊蕪監受治官景節私賂也

己亥權知潞州藥繼能領兵入北漢界夜攻鷹澗堡拔之斬首數千級獲馬八百匹

契丹遣使克卜茂固舒蘇奉書來聘詔閣門副使郝崇崇信至境上迓之及至館於都亭驛是日召見及其

從者十二人賜衣帶器幣各有差宴於長春殿仍召至便殿觀諸班騎射令其二從者拉古爾綽和爾與衛士

馳射毛毬截柳枝及解辭歸國復召見賜器幣因謂宰相曰自五代以來北敵彊盛蓋由中原衰弱遂至晉帝

蒙塵亦否之極也今景慕而至乃時運使然非涼德能致先是涿州遺孫全興書云遣使克卜茂固舒蘇至是

發書但云克舒蘇或云克其官號也又曰其姓氏也

壬寅遣中使王繼恩領兵數千人赴江南 詔比者民

輸租其紬絹不成匹者率三戶至五戶合成匹以送官

頗為煩擾自今紬不滿半匹絹不滿一匹者計丈尺輸

其直 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

夏四月乙巳幸東水磴 王明言敗江南兵於江州界

斬首二千餘級據十國紀年此乃三月事既無的日因奏到書之

癸丑幸都亭驛臨河亭閱新戰船 吳越兵圍常州刺

史禹萬成距守大將金成禮劫萬成以城降吳越初起

兵丞相沈虎子者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未見

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遂罷虎子政事命通

儒學士崔仁冀代之總其兵要仁冀錢塘人也

壬戌幸都亭驛臨汴觀飛江兵乘刀魚船習戰曹彬  
等言敗江南兵二千餘人秦淮北實錄不載其發奏之日奏以二十日到因

書之本紀又言克昇州開城蓋誤也克開城乃二月十二日矣

戊辰幸玉津園觀種稻遂幸講武池觀習水戰  
廣州言竊盜賊滿五貫至死者準詔當奏裁嶺表遐遠  
覆按稽滯請不候報決之上惻然曰海隅之俗習性貪  
冒穿窬攘竊乃其常也庚午詔廣南民犯竊盜賊滿五  
貫者止決杖黥面配役十貫者棄市幸西水磴  
是月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  
郡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  
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  
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乃命為太常寺大樂署

令

五月壬申朔加吳越王俶守太師以其子鎮海鎮東節  
度使惟濟同平章事甯遠節度使惟治為奉國節度使  
行軍司馬孫承祐為平江節度使行營兵馬都監丁德  
裕權知常州初兵部郎中董樞知桂陽監罷右贊善  
大夫孔璘代之璘罷太子洗馬趙瑜代之稱疾去以著  
作郎張侃代之侃至未幾奏璘在官累月得美銀數十  
斤雖送官而不具數計樞與璘所隱沒多矣詔御史府  
鞫之獄具有司言法皆當死上曰趙瑜非自盜但不能  
發摘耳璘與樞竝棄市瑜決杖海島以侃為屯田員外

郎張侃未見

庚寅以解州刺史王政忠權知晉州兼兵馬鈐轄政忠未見



疑政忠實代武守琦者欲推尋守琦事跡姑書此以待  
考詳又世言太祖義社十兄弟政忠蓋其一人也并當  
討檢

辛巳以久雨命近臣祈晴於在京祠廟 改雄遠軍為  
平南軍

甲申吳越王俶言江陰甯遠軍及緣江諸寨皆降 幸  
新修染院

梅山峒蠻聞江表用兵乘間寇潭邵州乙酉詔潭州長  
沙等七縣民為蠻賊擄劫者蠲去本年賦租仍給復一  
年尋詔邵州武岡等七縣亦如之上初遣供奉官李繼  
隆以進武三百人戍邵州止給刀楯至潭州州之南蠻  
數千遮截其道繼隆力戰蠻乃遁去手足俱中毒矢兵  
傷者百餘或告上以繼隆輕敵可罪者已而上得其實

上始器焉繼隆慶耘之子也

甲午靜海節度使丁璉遣使來貢方物

丁酉王明言破江南萬餘眾於武昌奪戰艦五百艘

己亥開封府言京城諸官司獄空無繫囚

辛丑河決濮州郭龍村 詔商人以生藥度嶺者免算

王偁東都事畧詔曰嶺表之俗疾不呼醫自王  
化攸及始知方藥商人齎生藥度嶺者勿算

初陳喬張洎為江南國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王師師  
入其境國主弗憂也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  
高談不郵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楮等皆莫得通師薄  
城下累月國主猶不知時宿將皆前死神衛統軍都指  
揮使皇甫繼勳者暉之子也暉初見乾  
祐六年年尚少國主委  
以兵柄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國主速降而口

不敢發每與眾言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間兵敗則喜見顏色曰吾固知其不勝也繼勳從子紹傑以繼勳故亦為巡檢使親近繼勳嘗令紹傑密陳歸順之計國主不從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王師者繼勳必鞭其背拘囚之由是眾情憤怒又託以軍中多務罕入朝謁國主召之亦不時至是月國主自出巡城見王師列寨城外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勳付獄責以流言惑眾及不用命之狀并紹傑殺之軍士爭鬪割其肉頃刻都盡繼勳既誅凡兵機處分皆自澄心堂宣出實泊等專之也於是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令贇業之子也業初見顯德三年擁十萬眾屯湖口諸將請乘漲江速下令贇曰我今進前敵

人必反據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絕其為害益深矣乃以書召南都畱守柴克貞使代鎮湖口克貞先已病遷延不行令贇亦不敢進國主累促之令贇不從

克貞再用子也

再用初見乾甯二年

六月癸卯曹彬等言敗江南兵二萬餘眾於其城下奪戰艦數千艘

丁未宋州觀察判官崔約錄事參軍馬休棄市竝坐受賊不法也

辛亥澶州言河決頓邱縣界

辛酉前鳳翔節度使太師兼中書令魏王符彥卿卒輟三日朝官給葬事彥卿武勇有謀善用兵契丹自陽城之敗尤畏彥卿或馬病不能齧必唾而咒曰是豈有符

王耶契丹既滅晉北歸耶律德光母問其左右曰彥卿安在或對曰在徐州母曰不與彥卿來何失策之甚也甲子彗出柳長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厯輿鬼距東壁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沒

己巳賜祕書丞雷德驤錢十萬以子有鄰病死故也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先募民告官吏隱欺額外課利者賞以錢而告者或恐喝求財或因報私怨訴訟紛然益為煩擾癸酉詔罷之丙子開封府又言京城諸官司獄皆空無繫囚詔諸州所上案牘令大理寺刑部共裁斷以聞諸道巡檢捕盜使臣凡獲寇盜不得先行考訊即送所屬州府丁丑廬州無為鎮巡檢杜光俊言敗宣州兵三百餘人

於江南岸

庚辰遣西上閣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呂端使於契丹端餘慶之弟也

初江南捷書累至邸吏督李從鎰入賀潘慎修以為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羣臣稱慶從鎰即奉表請罪上嘉其得體遣中使慰撫供帳牢餼悉從優給壬午復命李穆送從鎰還其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

癸未西大東印土王子讓濟什喇卜來朝貢

此據新錄當考

先是詔吳越王俶歸其國俶以兵屬其大將烏程沈承禮隨王師進討甲申遣使人貢謝恩

高州刺史田景遷卒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彥伊來告已

五卽命彥伊襲其父爲刺史

癸巳皇子德芳出閣

己亥山後兩林鬼主懷化將軍勿兒等六十餘人來貢方物以勿兒爲歸德將軍

左司員外郎權知揚州侯陟受賕不法爲部所訟追赴京師陟素善參知政事盧多遜自度繫獄必窮屈乃私遣人求哀於多遜時金陵未拔上頗厭兵南土卑溼方秋暑軍中又多疾疫上議令曹彬等退屯廣陵休士馬以爲後圖多遜爭不能得會陟新從廣陵來知金陵危蹙多遜教令上急變言江南事陟時被病上令皇城卒掖入見卽大言曰江南平在朝夕陛下奈何欲罷兵願急取之臣若誤陛下請夷三族上屏左右召升殿問狀

遽寢前議赦陟罪不治八月甲辰復以陟判吏部流內

銓

或云已發詔罷兵因陟言始命追還蓋誤也時方有此議耳

朝廷以丁璉遠修職貢本其父部領之意始議崇寵之丙午封部領爲交趾郡王遣鴻臚少卿高保緒右監門衛率王彥符往使保緒繼冲從父也 江南吉州刺史胡公霸脫身來降以公霸爲知州刺史

乙卯幸東水磴觀漁遂幸北園

辛酉詔停今年貢舉

壬戌契丹遣左衛大將軍耶律霸德弓箭庫使雅勒呼通事左監衛將軍王英來聘獻御衣玉帶名馬上皆厚賜之因令從獵近郊上親射走獸矢無虛發使者俯伏呼萬歲私謂譯者曰皇帝神武無敵射必命中所未嘗

見也 西南蕃三十九部順化王子若廢等三十七人  
來貢馬及丹砂 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洪信卒洪信  
無他才術徒以漢外戚致位將相好聚斂積財鉅萬而  
尤吝嗇當時節鎮皆廣募親兵惟洪信所蓄殊寡少  
癸亥丁德裕言敗江南兵五千餘人於潤州城下時德  
裕與吳越兵圍潤州也

是月以南頓縣令楊可法為鄭州防禦推官權知軍州  
事此據會要

九月壬申上獵於近郊逐兔馬蹶而墜引佩刀刺所乘  
馬既而悔之曰吾為天下主而輕事畋遊非馬之過也  
自是遂不復獵矣此月壬申出獵自是遂不復出獵因附見此事

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都虞候劉

澄澄見未舊事藩邸國主尤親任之乃擢為潤州留後臨

行謂曰卿本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不可

副孤心澄涕泣奉辭歸家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

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勳業國主聞之喜

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

鄉背乃曰兵勝則可不勝立為虜矣救至而後圖戰未

晚也國主尋命凌波都虞候盧絳自金陵引所部舟師

八千突長圍來救絳至京口舍舟登岸與吳越兵戰吳

越兵少卻絳方入城圍復合固守踰月自相猜忌澄已

通降欵慮為絳所謀徐謂絳曰間者言都城受圍日急

若都城不守守此亦何為絳亦知城終陷乃曰君為守

將不可棄城而去宜赴難者唯絳可耳澄偽為難色久

之曰君言是也絳遂潰圍而出初絳怒一裨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因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導意裨將曰某家在都城將奈何澄曰事急矣當自爲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於是裨將踰城而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主兵者來告澄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之矣何得令逃也絳已去澄徧召諸將卒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爲生計諸君以爲如何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甯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爾諸君不聞楚州耶初周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旣克盡屠之故澄以此脅眾戊寅澄率將吏開門請降潤州

平絳聞金陵危甚乃趨宣州日夕酣飲爲樂或勸赴難皆不答

乙酉除名人宋惟忠棄市坐私習天文妖言利害爲其弟惟吉所告故也

丁德裕部送潤州降卒數千人赴昇州城下卒多道亡曹彬發檄招誘稍稍來集慮其爲變又盡殺之庚寅彬等言敗潤州潰卒數千人於昇州斬首七百級

丁酉以相州錄事參軍河南錢文敏爲右贊善大夫權知瀘州先是藩鎮多以筆牘私取官庫錢韓重贊領昭德時頗仍舊弊文敏不與重贊怒召文敏廷責之文敏詞不屈重贊旣死上始聞其事嘉文敏有守故擢用焉且召見便殿謂文敏曰瀘州近蠻尤宜撫綏知州郭重

遷培斂不法恃其僻遠謂朝廷不知爾至即為朕鞠之  
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因厚賜遣行重遷竟坐棄市  
文敏在州有政迹夷人詣闕借雷詔改殿中丞聽再任  
是月始發和州三縣丁夫鑿橫江河以通糧道從京西  
轉運使李符之策也

初李從鎰至江南諭上旨國主欲出降陳喬張洎廣陳  
符命以為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退矣國  
主乃止李穆既還上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  
急始謀遣使入貢求緩兵按實錄李從鎰以八月十二日還其國使入貢求緩兵不  
知初發江南是何時用十月一日到京師則當是九月  
半以後也九月半以後從鎰無緣不在江南矣而煜傳  
載煜手書附周惟簡奏上者其辭又云在京二弟恤養  
優豐據此則似從鎰與從善俱未嘗還也從鎰既還而  
此書亦無一言及之不知何故或者李穆歸朝煜已具  
謝而此時追感從鎰未還時并蒙恤養故耶然李穆再

使江南其歸也煜亦當有以復命而史絕不記  
蓋疏畧矣今且參考諸書畧加修潤更俟詳之  
道士周

惟簡者鄱陽人隱居洪州西山國主召之館於紫極宮

常以冠褐侍講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於是張洎

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弭兵鋒復召為給事中與修

文館學士承旨徐鉉同使京師時國主屢督朱令贇舉

湖口兵來援謂鉉曰汝既行即當止上江援兵勿令東

下鉉曰臣此行未必能排難解紛城中所恃者援兵耳

奈何止之國主曰方求和好而復召兵自相矛盾於汝

豈不危乎鉉曰要以社稷為計置臣度外耳國主泣下

即拜左僕射參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國主又以惟簡

雅素高尚不近榮利親寫十數紙題為奏目令惟簡乘

間求哀欲謝政養病冬十一月己亥朔曹彬等遣使送

鉉及惟簡赴闕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將以口  
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  
於是大臣亦先白上言鉉博學有才辨宜有以待之上  
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既而鉉朝于廷仰而言曰李煜  
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上徐召之升殿使畢其說鉉曰李  
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  
百上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惟簡尋以  
奏目進上覽之謂曰爾主所言我一不曉也上雖不為  
緩兵然所以待鉉等皆如未舉兵時壬寅鉉等辭歸江  
南按實錄徐鉉周惟簡凡兩至京師五代史及談苑太  
祖對鉉辭有同今以五代史所載附之初見時談  
苑所載附之後見時上初答惟簡但云不曉爾主所言  
後遂詰責之初猶以理折鉉後乃直加威怒其時勢或  
當然也更  
須考詳

辛亥詔諸道州府下屬邑令佐令佐下鄉里耆艾察民  
有孝弟力田奇才異行或文武才幹堪備任用年二十  
以上五十以下者傳送赴闕

乙卯遣使檢視京畿逃民

丁巳江南國主復遣使入貢求緩兵不知所遣何人當考遣莊

宅使王仁珪內供奉官李仁祚與知河南府焦繼勳同

修洛陽宮室上始謀西幸也實錄本紀皆云遣內班都  
知段仁誨其後推恩則王

要及焦繼勳傳仁珪仁祚俱未見

戊午改潤州鎮海軍為鎮江軍

朱令贇自湖口以眾入援號十五萬縛木為筏長百餘

丈戰艦大者容千人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

所部兵屯獨樹口遣其子馳騎入奏且請增造戰船三



百以襲令贊上曰此非應急之策也令贊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使令明於洲浦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贊望見疑有伏即稍逗遛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令贊獨乘大航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旛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劉遇聚兵急攻之令贊勢蹙因縱火拒鬪會北風順火反及之眾悉潰己未生擒令贊及戰棹都虞候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本紀及劉遇傳皆云擒令贊皖口王明傳乃云小孤山江南野錄又云虎踞洲未知孰是及劉遇傳

監察御史劉蟠性清介寡合能攻苦食淡頗任數設詐以悖人主之遇蟠時領染院乙丑車駕臨幸蟠伺上將至輒衣短後衣芒屨持梃親督役頭蓬不治遽出迎謁

上以為能勤其官賜錢二十萬上自染院移幸晉王北園賜從臣飲極權而罷

十一月己巳朔瓊州言俗無醫民疾病但求巫祝詔以方書本草給之邕州之右江生毒藥樹宣化縣人常採貨之知州侯仁寶奏其事詔盡令伐去仁寶益之子也

舊錄以己巳為十月晦今從新錄及本紀

先是武勝節度使張永德貢馬賀潤州平馬皆老病有司劾奏永德上表待罪庚午詔釋不問永德聞王師南伐出家財作戰船數十艘運糧數萬斛自順陽緣漢水而下州豪高進者舉族凶暴前後莫能禁永德發其姦寘于法進潛詣闕誣永德據險固置十餘砦將圖不軌上遣使察之使者詰進置砦之所進辭窮乃曰張侍中

誅吾宗黨殆盡欲中傷之以報私怨爾實未嘗置咎也  
使者還白上上曰吾固知張道人非反者也即以進授  
永德永德遽解其縛就市笞而釋之時稱其長者永德  
舊喜與方士遊家貲爲之罄乏上故以道人目焉永德  
遣樞密都承旨曹翰領騎兵察置咎之所無有翰即以  
告者付永德按傳載此事與王師討金陵相連屬曹翰  
時實將先鋒安得至唐鄧間也且方察其咎之有無安  
用便領騎兵不亦張皇生事乎且不應即以告者付永  
德恐傳必誤今輒  
刪改之更須考詳

徐鉉及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復遣人奏辛未對於  
便殿鉉言李煜事大之禮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  
敢拒詔也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上與反  
覆數四鉉聲氣愈厲上怒因按劍謂鉉曰不許多言江  
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

鉉皇恐而退上復詰責惟簡惟簡益懼乃言臣本居山  
野非有仕進意李煜強遣臣來耳臣素聞終南山多靈  
藥它日願得棲隱上憐而許之仍各厚賜遣還是日  
幸綾錦院召從臣宴射苑中

戊寅初置三司推勘院以將作監丞張邈知院事尋罷  
之契丹雲州節度使當考其遣人致書瀛州願與防

禦使馬仁瑀通好仁瑀以書來上  
庚辰王明言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湖口獲戰船五百艘  
兵仗稱是

先是曹彬等列三寨潘美居其北以圖來上上視之指  
北寨謂使者曰此宜深溝自固江南人必夜出兵來寇  
爾亟去語曹彬等併力速成之不然終爲所乘矣賜使

者食且召樞密使楚昭輔草詔令徙置戰棹以防它變  
使者食已即行彬等承命自督丁夫掘塹塹成丙戌江  
南人果夜出兵五千襲北寨人持一炬鼓譟而進彬等  
縱其至乃徐擊之皆殲焉其將帥佩符印者凡數十人  
是日命校書郎直史館宋準賀契丹正旦殿直邢文  
度副之未文見度

王師圍金陵自春徂冬居民樵采路絕兵又數敗城中  
奪氣曹彬終欲降之故每緩攻累遣人告國主曰此月  
二十七日城必破矣宜早為之所國主不得已約先令  
其子清源郡公仲寓入朝既而久不出前數日彬日遣  
人督之且告曰郎君不須遠遁若到寨即四面罷攻矣  
國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為城堅如此豈可尅日而破但

報云仲寓趣裝未辦宮中宴餞未畢二十七日乃可出

也彬又遣人告曰若二十六日出亦無及矣國主不聽

先是上數因使者諭曹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鬪李

煜一門切勿加害呂祖謙宋朝大事記自古平亂之主

極其恩禮劉錕厄酒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戒無加害故

僭偽之豪悉得保全老死于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視

生民殆若草菅而我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師不

代之仰父母仁心仁聞也於是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

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須諸公共為信誓破

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疾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

香約言既畢彬即稱愈乙未城陷初陳喬張洎同建不

降之議事急又相要以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於是

攜妻子及橐裝入止宮中引喬同見國主喬曰臣負陛

下願加顯戮若中朝有所詰問請以臣為辭國主曰運  
數已盡卿死無益也喬曰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何面目  
見人乎遂縊泊乃以告主曰臣與喬共掌國務今國亡  
當俱死又念陛下入朝誰與陛下辨明此事所以不死  
者將有待也國史張洎傳言洎約陳喬同升閣喬自縊  
洎猶不知國史蓋因九國志陳喬傳所云恐九國志  
未可信也洎既背約不死亦何待喬氣絕乃下閣乎  
談苑又言國主求喬不得或告洎以喬氣絕乃下閣  
乃得喬尸按此則所云同升閣者繆甚矣今參酌修潤  
庶免牴牾大抵城破時洎與喬同見國主請如前約喬  
遂死而洎不死耳洎故不能死所以同見國主者度國  
主必不許彬整軍成列至于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與  
其羣臣迎拜於門即選精卒千人守其門外令曰有欲  
入者一切拒之始國主令積薪宮中自言若社稷失守  
則盡室赴火死及見彬彬慰安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

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齋裝既為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  
得矣因復遣煜入宮惟意所欲取行營右廂戰棹都監  
梁迥及田欽祚等皆諫曰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但笑  
而不答迥等力爭不已彬曰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  
自引決可亡慮也又遣五百人為輦載輜重煜方憤歎  
國亡無意蓄財所操持極鮮頗以黃金分賜近臣獨右  
內史學士張泌不受詣彬自陳願奏其事彬謂泌邀名  
不許但取金輸之官彬既入金陵申嚴禁暴之令士大  
夫賴彬保全各得其親屬為軍士所掠者即時遣還之  
因大蒐于軍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委轉運使許仲  
宣按籍檢視彬一不問紀事本末振乏絕恤鰥寡仁師  
人之無所不至吳人大悅師旋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  
新隆興寺成凡五百六十

二區丙申車駕臨視

十二月己亥朔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羣臣皆稱賀上泣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饑民李繼隆善馳驛日四五百里自江南兵起數往來嘗部送偽將赴闕至項縣會其疾斬首以獻上嘉之又從李符督荆湖漕運與江南人鬪流矢中額所冠冒堅厚得不傷上察其材且念其父故欲拔用之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當厚賞汝時軍中使臣內侍凡十數輩皆伺城陷獻捷會有機事當入奏皆不願行繼隆獨請赴闕上見其來知城未下甚訝之繼隆度金

陵破在旦夕因言半途遇大風天地晦冥此城破之兆也捷書明日當至矣於是上召繼隆曰正如汝所料

庚子上臨惠民觀軍人築堰

辛丑赦江南營內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文武官吏見釐務者竝仍其舊曾經兵戈處百姓給復二年不經兵戈處給復一年諸色人及僧道被驅率爲兵者給牒聽自便令諸州條析舊政賦斂煩重者蠲除之軍人俘獲生口年七歲以上官給絹五匹贖還其家七歲以下即還之又詔不得侵犯李煜父祖邱壠令太子洗馬河東呂龜祥詣金陵籍李煜所藏圖書送闕下

丁未以楊克讓權知昇州尋兼水陸計度轉運事

始建漕事  
今并書之

明年二月

戊申三佛齊國遣使來貢方物  
己酉幸隆興寺

辛亥賜京畿諸縣民今年秋租十之三

己未以恩赦侯劉鋹為左監門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  
去恩赦侯之號

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判門下省與判吏部流內銓  
侯陟不協陟所注擬祐多駁正涉訴於盧多遜多遜初  
為學士陰傾宰相趙普累諷祐助已祐不聽謂多遜曰  
昔唐宇文融與張說有隙為融所讒而出說復集賢融  
遂敗因以傳示多遜且勸釋之多遜不說癸亥祐坐陟  
事黜為鎮國行軍司馬司馬日記云祐坐以百口保大  
意故貶蓋誤也開寶二年彥卿  
已徙鳳翔祐既時彥卿已死矣

甲子契丹遣右衛大將軍耶律烏鎮禮賓使蕭呼嚕固  
通事左千牛衛將軍陳延正來賀明年正旦

先是上嘗召吳越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其主俶曰  
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  
延想之意即當復還不久畱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  
豈食言乎崔仁冀亦告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  
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也俶深然之丁卯俶  
請赴長春節朝觀詔許之

是歲詔貢士之下第者特免將來請解許直詣貢部

令諸州凡逮捕罪人必以白長吏所由司不得直牒追  
攝詔有司重詳定推狀條樣頒於天下凡三十三條  
御史臺開封府諸路轉運司或命官鞠獄即錄一本付

之州府軍監長吏及州院司寇院悉大字揭於板置聽  
事之壁本紀云二事皆在八秦州戎人大石小石族  
寇土門略居民知州張柄擊走之張柄未見周廣順中點  
秦州稅戶充保毅軍教習武技逃死即以佃地者代之  
遇征役官給口糧有馬給芻菽是歲發渭州平源潘原  
二縣民治城壕既畢因立為保毅軍弓箭手分戍鎮寨  
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者以親屬代焉蓋因廣順之制  
也此據兩朝兵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六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七

太祖

宋 李燾 撰

開寶九年

據資治通鑑例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武德

隋義甯二年正月明皇先天元年正月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稱  
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按太宗於開寶九年  
年十月二十一日即位十二月二十二日改春正月戊  
元不俟踰年與常例不同今仍稱開寶九年

辰朔御乾元殿受朝

辛未曹彬遣翰林副使太原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國

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等五十五人來獻上御明德門

受獻煜等素服待罪詔竝釋之各賜冠帶器幣鞍馬有

差時有司議獻俘之禮如劉鋹上曰煜嘗奉正朔非鋹

比也寢露布不宣煜初以拒命頗懷憂志不欲生見上

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始安徐鉉從煜至京師上召見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聲色甚厲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他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彈內書也洎頓首請死曰書實臣所爲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初欲殺洎及是奇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

壬申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男子婦人配役者聽自便

乙亥以李煜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其子弟皆授諸衛大將軍宗屬皆授諸衛將軍

丙子以煜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湯悅爲太子少詹事太子太保徐遊左內史侍郎徐鉉爲太子率更令右內史舍人張洎王克貞爲太子中允克貞新塗人在江南守道中立國人稱其長者鉉性質直無矯飾有盧氏簿謝岳者鉉之故人也凡銓選之制年七十卽罷去岳與虢州刺史有隙奏岳年過不堪其任時江南人士爵齒有司疑者必質於鉉岳求哀曰犬馬之齒公實知之岳家貧親屬多仰俸祿以給今罷去卽填溝壑願公言不知鉉曰我實知而言不知是欺天也卒以實對吏部遂罷岳官然故人子弟及親族之孤貧者來依鉉鉉必分俸



開館以納之 以兩浙都鈐轄使沈承禮為威武節度使初圍潤州城中兵夜出焚柵或請往救之承禮曰兵法所謂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也命士擐甲不動既而焚柵兵去攻他壁諸將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禮所部敵人不敢窺焉 初盧絳在宣州聞金陵陷帥眾趨福建欲割據嶺表至歙州刺史龔慎儀閉城拒之絳怒攻拔其城殺慎儀縱火大略所過莫不驚擾傳檄至福州觀察判官查元方斬其使已卯上聞絳叛遣其弟龔龔時為何官何官齋詔書招諭之 幸左飛龍院觀衛士射遂幸北苑令衛士與契丹使騎射 庚辰詔幸西京將以四月有事于南郊 濟州團練使李謙溥以疾自隰州肩輿還京師上遣中

使持湯劑就賜之又遣太醫診視謙溥累上章納祿不許壬午卒上甚悼焉賻贈加等葬事官給

癸未命翰林學士李昉知制誥扈蒙李穆等於禮部貢院同閱諸道所解孝弟力田及有文武材幹者凡四百七十八人及試問所習之業皆無可采而濮州以孝弟薦名者二百七十人上駭其多召問於講武殿率不如詔猶自言能習武復試以騎射則皆隕越顛沛上顧曰止可隸兵籍耳眾皆號泣求免乃悉令退去劾本州官司濫舉之罪

丙申遣太常丞魏咸熙於開封府諸縣定三等人戶稅額咸熙仁浦之子也 浚洛水

二月己亥羣臣再奉表請加尊號曰一統太平上曰燕

晉未復遠可謂一統太平乎不許羣臣請易以立極居尊上不得已許之 太子中允高易從太子洗馬商致用判太僕寺時方議郊禋俾繕修車輅也易從致用未見庚戌以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使樞密領節度自彬始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為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美始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李漢瓊領振武節度使步軍都虞候劉遇領大同節度使賀州刺史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汾州防禦使東上閣門使梁迥領汾州團練使西頭供奉官李繼隆為莊宅副使賞江南之功也彬歸自江南詣閣門進膀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句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為賞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

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上愛惜爵位不妄與人類此會要云彬以平江南故不罷旄鉞才九月而罷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署救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朝會親王則分班餘官則綴本官正衙見謝則押班凡定制除授者救尾存其銜而不署側注使字

上聞吳越王俶將入朝辛亥遣皇子興元尹德昭至睢陽迎勞之 契丹遣太僕卿耶律延甯等來賀長春節馬步軍副都軍頭毅州刺史史珪坐漏泄省中語甲寅出為光州刺史

初內客省使丁德裕監吳越兵平江南德裕恃勢剛狠不恤士卒贖貨無厭吳越王俶奏其事乙卯出德裕為

房州刺史

戊午盧多遜加吏部侍郎落起復

己未吳越王俶及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等入見  
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車駕幸禮賢宅索視供帳之具  
及至即詔俶居之寵賚甚厚俶所貢奉亦增倍於前也  
庚申大宴大明殿後四日召俶惟濬宴射苑中又三日  
幸禮賢宅

初上即位召供備庫副使魏丕謂曰作坊久積弊爾為  
我修整之即授作坊副使丕在職甚盡力居八年乃遷  
正使上討澤潞維揚下荆廣收川峽征河東平江南皆  
先期諭旨令治兵器無不精辦舊牀子弩射止七百步  
丕增造至千步三月己巳以丕領代州刺史仍典作坊

時京師有作坊諸州有作院皆有常課作坊所造兵器

每旬一進上親閱之列五庫以貯焉尋又分作坊為南

北別置弓弩院分作坊為南北在九月置弓弩院據會

庚午命吳越王俶劍履上殿詔書不名辛未以俶妻賢

德順穆夫人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宰相謂異姓諸侯王

妻無封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即令其子惟

濬持詔賜之先是上數召俶與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

預坐俶拜輒令內侍掖起俶感泣又嘗令俶與晉王光

義京兆尹廷美敘兄弟之禮俶伏地叩頭固辭得止上

將西幸俶懇請扈從不許乃留惟濬侍祠遣俶歸國是

日宴講武殿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

發俶泣涕願三歲一朝上曰川途迂遠埃有詔乃來也

發俶泣涕願三歲一朝上曰川途迂遠埃有詔乃來也

先是羣臣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上不從於是命  
取一黃袱以賜俶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  
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每視事功  
臣堂一日命徙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  
天威不遠顏咫尺俶豈敢甯居乎益以乘輿服玩為獻  
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俶在太祖  
親記間及東軒錄等或云江南未平俶來朝太祖遣歸  
服珍奇為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無益以器  
按太祖待俶甚寵當無此語此語蓋出於魏王繼岌破  
蜀時或傳者誤

舊儀將有事于南郊必先告太廟於是將如西京不欲  
載神主俱行壬申上親告太廟常服乘步輦百官班於  
廟庭不設樂懸止一獻不行裸禮不飲福酒不祭七祀

及祀園丘于西京前二日復命東京畱守告宣祖廟焉

癸酉以皇子德芳為貴州防禦使以宰相沈義倫為

東京畱守兼大內都部署左衛大將軍案宋史作右衛大將軍王

仁贍權判畱司三司兼知開封府

丙子車駕發京師

己卯次鄭州

庚辰上謁安陵奠獻號慟左右皆泣既而至闕臺西北

嚮發鳴鏑指其所曰我後當葬此賜河南府民今年田

租之半復奉陵戶一年談苑載上自西京還乃謁安陵蓋誤也今從實錄正史

辛巳上至西京見洛陽宮室壯麗甚悅召知河南府右

武衛上將軍案原本作右武上將軍者宋史職官志無此名號應是右武衛上將軍此脫去衛字

焦繼勳面獎之加彰德節度使繼勳女為皇子德

人謹增

芳夫人再授旄鉞亦以德芳故也而繼勳性吝嗇公府用度多所減削時論非之

丙戌以王仁珪領義州刺史李仁祚爲八作副使

丁亥召沈義倫赴西京命王仁贍兼大內都部署開封推官左贊善大夫真定賈炎權知府事

庚寅分命近臣徧禱城中祠廟久雨故也

辛卯幸龍門廣化寺開無畏三藏塔

是月發卒千人自洛城築渠抵漕口二十五里以通餽運

是春權停貢舉

先是流民歸業者止輸所佃之稅俟五歲乃復故額以是及五歲輒逃夏四月己亥令再逃者勿得還本貫

有司言準令宗廟殿庭宮懸三十處郊社二十處殿庭

加鼓吹十二虞開寶四年郊社誤用宗廟之數今歲親

郊欲用舊禮有詔園丘增十六處餘如前制

庚子合祭天地于南郊國史改稱雩祀恐失其實今從實錄正言之還御五

鳳門大赦有司將奉冊上尊號上卒不受初雨彌月

不止上遣中使齋三木與嶽神約宿齋日雨不止當施

桎梏又使禱無畏三藏塔不如約則毀之及期始晴霽

以訖成禮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

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

壬寅大宴廣壽殿

癸卯以崇義畱後王全斌爲武甯節度使昭化畱後崔

彥進爲彰信節度使上謂全斌曰朕頃以江左未平慮

征南諸將不持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旄鉞仍加厚賜

上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起居郎李符上書陳八難曰京邑凋弊一難也宮闕不完二難也郊廟未修三難也百官不備四難也畿內民困五難也軍食不充六難也壁壘未設七難也千乘萬騎盛暑從行八難也上不從既畢祀事尙欲畱居之羣臣莫敢諫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間言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若遽遷都臣實未見其便上亦弗從晉王又從容言曰遷都未便上曰遷河南未已久

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上不答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李懷忠為節度使在太平興國二年冬此時但領富州團練使三朝聖政錄稱節度使者誤也晉王事據王禹偁建隆遺事正史闕之甲辰始下詔東歸

乙巳宴從臣於會節園還經通利坊以道狹撤侵街民舍益之命太子太師王溥與百官先歸京師尙書

左丞呂餘慶卒餘慶始罷政上欲授以旄鉞會其疾不

果於是贈鎮南節度使輟一日朝遣中使護喪事

丙午車駕發洛陽宮

己酉次鄭州

辛亥至東京

初李煜既降曹彬令煜作書諭江南諸城守皆相繼歸  
順獨江州軍校胡則與牙校宋德明殺刺史據城不降  
詔先鋒都指揮使曹翰為招安巡檢率兵討焉江州城  
險固翰攻之不克自冬訖夏死者甚眾丁巳始拔之眾  
猶巷鬪則時病甚臥牀上翰執縛責其拒命對曰犬吠  
非其主公何怪也命腰斬之并殺德明先是上命右補  
闕張霽知江州與翰俱入城翰兵掠民家民訴於霽霽  
按誅翰兵翰以江州民拒守又忿民訴誅其兵發怒屠  
城死者數萬人取其屍投井坎皆填溢餘悉棄江中誣  
奏霽徙知饒州民家貨貲鉅萬皆為翰所得霽未見上聞  
江州城垂破遣使持詔賜翰禁止殺戮使者至獨樹浦

值大風不能渡比至城已屠矣翰因請載廬山東林寺  
五百鐵羅漢像歸至潁州新造佛舍遂調發巨艦十餘  
艘盡載金帛置鐵像於其上時號為押金網羅漢  
已未詔自今旬假不視事賜百官休沐

壬戌以荆湖南路轉運使太子中允許仲宣為刑部郎  
中京西轉運使起居郎李符為比部員外郎左補闕權  
知昇州并江南轉運使楊克驤為兵部員外郎皆以調  
發軍儲有勞也

江南之未平也左贊善大夫知漢陽軍李恕屢率兵渡  
江破賊甲子以恕為駕部員外郎  
是日宴近臣及節度使於講武殿  
丙寅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

五月己巳幸東水壘遂幸飛龍院觀漁金水河  
盧絳承詔赴闕方引對時龔慎儀之兄子穎為右贊善  
大夫遇絳於朝詰之曰反賊汝專殺我叔父我伺爾久  
矣今乃在此耶遂執絳訴冤上以絳屬吏樞密使曹彬  
言絳驍勇願宥其死上曰絳狀貌酷類侯霸榮安可畱  
也乙亥斬首西市盧絳被誅舊無其事此據新錄本紀  
於固子陂葬於夷門山似不在西京也且車駕時已還  
大梁矣何用於西京斬之此必字誤江南野錄載絳歸  
朝實曹翰部送之太祖詰絳不即降絳言李煜未受王  
爵故不即降太祖嘉其忠因授冀州團練使及龔穎訴  
冤曹翰復言絳不可畱乃殺之又言鐵券擅禱等事皆  
與國史異今不取然國史絳傳益與九國志同當更考  
之

庚辰幸講武池遂幸玉津園觀稼 宋州言大風壞官  
舍民居凡四千六百餘間

癸未降申州為義陽軍

甲申以東上閣門副使田守奇賀契丹生辰右贊善大

夫房彥均副之彥均 晉州以所獲北漢嵐憲石三州

巡檢使王洪武等二十九人來獻洪武

辛卯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權知荆南府盧多遜惡

之也此據本傳未知 遣司勳員外郎和峴江南道採

訪

六月己亥以潁州團練使曹翰為桂州觀察使仍判潁

州賞平江南之功也

上以晉王光義所居地勢高仰水不能及庚子步自左

掖門至其第遣工為大輪激金水河注第中且數臨視

促成其役王性仁孝上雅鍾愛尹京十五年庶務修舉



上數幸其府恩禮甚厚嘗疾病殆不知人上亟往問親  
為灼艾王覺痛上亦取艾自灸自辰及酉王汗洽蘇息  
上乃還疾良愈復往視之賜以龍鳳氈褥又嘗宴宮中  
王醉不能乘馬上起送至殿堦親掖之王帳下士蒙城  
高瓊左手執鐙以出上顧見因賜瓊等控鶴官衣帶及  
器帛勉令盡心間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  
異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蔡惇夔州直筆云  
對罷宣論日久不見汝所乘何馬牽來一觀遂傳呼至  
殿陛下御馬臺敕令晉王對上馬何辭焉太宗懼辭遂呼  
密諭曰他日汝自合常在馬遂再拜乘馬馳走回旋於殿  
趨出命近侍挽送及上馬意也按太祖繼  
庭而出太祖示繼及之意也按太祖繼  
及之意蓋先定於昭憲楊前矣今不取  
也 武甯節度使贈中書令王全斌卒全斌輕財重士  
國也 癸卯吳越王俶遣使入貢謝朝覲蒙殊禮及放令歸國

不求顯赫之譽寬而容眾軍旅樂為之用其黜居外郡  
十年怡然自得識者多之

秋七月戊辰幸晉王第觀水入新池

初永安雷後折御勳以郊祀西洛來朝道病後期丙子  
徙御勳為秦甯軍雷後召御勳弟御卿為閑廐副使知  
府州 是日幸京兆尹廷美第視疾後兩日復幸焉

平海節度使陳洪進以江南吳越入朝不自安戊寅遣  
其子漳州刺史文顯來貢方物且乞修觀禮詔許之洪  
進行至南劍州聞國有喪乃歸鎮發哀

先是令諸州賣鹽斤六十錢者減為五十四十者為三  
十至是顯鹽減至四十四乙酉令復減四錢 命近臣  
祈晴於京城祠廟

丁亥詔新修歷代帝王及嶽瀆祠廟與縣鎮相近者移治所就之

舊制天下刑獄大理寺詳斷刑部詳覆去年秋嘗有詔令兩司參議同奏時右贊善大夫張泌判刑部比部員外郎李符判大理符性剛強頗輕重其法泌多駁正之屢至忿競案牘轉復稽滯泌上疏請復舊制不報因求外任八月戊戌以泌權知榮州初偽朝官出領外任者入辭必戒飭再三及泌辭上謂曰惟汝不必朕言方擢用汝泌在州果有善政兩司共斷文案據泌疏乃去年七月詔旨而實錄本紀不著今附見出

己亥幸新龍興寺

乙巳幸等覺院遂幸東染院賜工人錢又幸控鶴營觀

騎士射賜帛有差又幸開寶寺觀經藏

丁未命伐北漢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党進為河東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為都監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楊光義為都虞候己酉進等入辭各賜戎服金帶鞍馬鎧仗遣之

初平江南袁州刺史劉茂忠與吉州刺史屠令堅相約拒命會令堅死監軍侍其禎權知吉州其事遂寢乃與禎俱入朝茂忠常侵掠邊邑上詰之茂忠曰臣事李煜惟力是視雖陛下親征臣當殞身不顧上嘉其忠怒庚戌以茂忠為登州刺史禎為閑廐使禎未見晉州獲北漢謀者趙訓械送闕下上釋不誅給裝服遣之廢江南諸縣偽校制置使

亥命鎮州西山巡檢洺州防禦使郭進為河東道忻代等州行營馬步軍都監

王子宣樞密副使楚昭輔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分領宣徽南北院事自後宣徽使闕即命樞密副使兼

領院事宣徽使除授其後不備書此其始事故特出之丙辰詔分兵入北漢界西上閣門使郝崇信與解州刺

史王政忠出汾州內衣庫副使閻彥進與澤州刺史齊超見未出沁州內衣庫副使孫晏宣晏宣未見與濮州刺史

安守忠出遼州引進副使齊延琛延琛未見與晉隰州巡檢汝州刺史穆彥璋彥璋未見出石州洛苑副使侯美與郭進

出忻代  
九月甲子幸綾錦院

乙丑開封府言京城諸官司獄皆空無繫囚

丙寅始令刺史郎中將軍以上私忌給假

丁卯以庫部員外郎范旻勾當淮南諸州并淮北徐海

沂等州水陸計度轉運公事上謂旻曰朕委卿以方面

凡除去民隱漕輦軍儲悉許便宜從事不用一一申覆

也且聞卿素貧苟有所須但那官錢用之旻歲運米百

餘萬石給京師當時稱有心計

高麗國王王昭卒其子柚權領國事庚午遣使趙尊禮

入貢且請命

壬申党進帥兵抵北漢城下列寨於河汾之南敗其軍

數千人於太原之北獲馬千餘匹及兵仗六百餘副

癸酉戶部尚書致仕贈左僕射劉熙古卒

初平江南命著作佐郎建陽楊澈通判虔州就曹彬分兵之任節度使郭載興載興未見方擁兵自固澈單騎直趨其壘諭以國威信載興即委符聽命辛巳命載興為海州刺史澈悉料城中軍士之勇壯者五百人為一綱部送京師土豪黎羅二姓依山聚黨作亂澈討平之擒二豪械赴闕下

辛巳郭進言領兵出忻代路俘北漢山後諸州民三萬七千餘口

庚寅幸城南池亭遂幸禮賢宅又幸晉王第

冬十月甲午朔定難節度使李光叟率所部兵次于天

朝定朝兩關遣使言伺黃河凍合即入北漢界

丁酉安守忠言與洛羅寨兵馬監押馬繼恩繼恩未見領兵

出遼州路焚北漢四十餘寨獲牛羊人口數千按八月

庫副使孫晏與濮州刺史安守忠取遼州路入河東界守忠傳亦載守忠時知遼州與馬繼恩入界事而舊錄乃云遼州知州齊超上言蓋誤也齊超實澤州刺史別取沁州路入界非遼州也新錄止稱遼州當是覺舊錄誤故改之今齊超言領兵沁州路敗北漢軍五百

人擒三十人此據本紀也新舊錄無之疑實錄脫

己亥幸西教場觀飛山軍士發機石

庚子郭進言破北漢壽陽縣俘其民九十餘口 党進

言又敗北漢軍千餘人於太原城北

初涇州官歲市馬彰義節度使張鐸厚增其直而私取

之累積至十六萬貫及擅借公帑錢萬餘緡侵用官麴

六千四百餘餅事發召歸京師本州械繫其子保常及

親吏宋習上以鐸宿舊詔釋不問但罷其旄鉞而已其

所侵盜皆竊除之保常泊習亦得免庚戌以鐸為左屯衛上將軍鐸河朔人也

初有神降于盤屋縣民張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號

黑殺將軍玉帝之輔也守真每齋戒祈請神必降室中

風肅然聲若嬰兒獨守真能曉之所言禍福多驗守真

遂為道士上不豫驛召守真至闕下壬子命內侍王繼

恩就建隆觀設黃籙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宮闕已

成玉鑲開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復降此據國史符瑞志

又云太祖聞守真言以為妖將上聞其言即夜召晉王

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

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斧柱地大聲謂晉王曰

好為之此據吳僧文瑩所為湘山野錄正史實錄並無

之野錄云祖宗潛躍日嘗與一道士遊於關河

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每有乏則探囊金愈

探愈出三名曰混沌或又曰真無每有乏則探囊金愈

喉於杏冥日間金猴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隨天風飄下惟

祖夢間語豈足憑耶至廣圖受禪之日乃或見申正月

四也自御極不復見下詔草澤編訪之日乃或見申正月

道中或嵩洛間乃開寶乙亥祖也上已或見申正月

生醉坐於岸木陰下笑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駕幸西

遣中密引至後掖我久欲去汝決一見之無他如平

抵得幾多生謂今日欲去汝決一見之無他如平

不爾則當速措置日上見之月二宿後苑晴則或延

木末鳥巢中或數夕果晴星斗明燦上語至所期之

夕御太清閣尹地變雷驟入大寢移仗閣急傳宮鑰

開門召開封尹地變雷驟入大寢移仗閣急傳宮鑰

狀飲屏之但遙見燭影下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

宿禁內將好做三鼓見燭影下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

所生環遺宿太狀妾開而夕木不還抵遣生道四醉祖喉探無

言知命蓋士不

得如姓者豈

即張守真耶

或復一道士

也

文瑩得之傳聞故不言十審如云於西沼木陰下笑揖太  
止宿後苑鳥巢中言十審如云於西沼木陰下笑揖太  
紀疑皆好鳥巢中言十審如云於西沼木陰下笑揖太  
亦加謬誤太祖既考不詳願復自登閣且云太宗則聖壽可延  
畧可剛潤更侯考不詳願復自登閣且云太宗則聖壽可延  
記以丙子歲十月二日初夜見雪宮人出行計回奏星  
須明一紀至期夕上乃寢初夜見雪宮人出行計回奏星  
象中使召太更宗再合對命置酒付宸翰屬以雪下視出禁  
遣上就寢侍寢者間鼻息異急視之已崩太宗於  
入繼按傳及惇所載與文瑩同但即道之士者為陳博耳  
矣當是張守真也王稱禹偁終太祖朝未嘗入見恐惇亦  
日遣使急召宰相趙普盧多遜入宮見於寢閣前  
吾知此疾必起要見卿等無後切須有數事未暇行  
之卿等遂授筆硯來依硯言陳述普等依須有數事未暇行  
無恨也濟世安民之道普等因見陳述普等依須有數事未暇行  
事皆濟世安民之道普等因見陳述普等依須有數事未暇行  
謨訓而行之然有陛下流涕而置上言此則何事也  
普等曰晉嗣未定復陛下大儻有難創業者至昇平自  
日可立晉嗣未定復陛下大儻有難創業者至昇平自  
聖子當命未可計之議上及復曰昆弟也臣等恐違太后慈訓下為海  
還

丙方小康思得長君以撫之吾意已決矣願公等善為  
我輔晉王遂出御府珠玉金器賜普等此普奏議大婦人街之  
崩於長慶殿由是晉府王閣普等表趙普八月章此普已罷  
後坐多遜事尤惇謬按秦府所傳建隆遺事十三年趙普  
禁中遂獲免謹按秦府所傳建隆遺事十三年趙普  
一也事尤惇謬按秦府所傳建隆遺事十三年趙普  
相與鎮河陽後三年太祖晏駕開事第七趙普八月章此普已罷  
得與鎮河陽後三年太祖晏駕開事第七趙普八月章此普已罷  
太祖召晉王居南陽耶又遺事第七趙普八月章此普已罷  
普告天地位宗廟此固不然而寶也如所言則太祖誓書趙  
王約已定於建隆初矣遺事第七趙普八月章此普已罷  
復請則決非趙普也遺事第七趙普八月章此普已罷  
參同今第七章既覆推究此章則一命宰相又所著何耶就  
參同今第七章既覆推究此章則一命宰相又所著何耶就  
親黨所為欲肆其反覆推究此章則一命宰相又所著何耶就  
禹偁所為欲肆其反覆推究此章則一命宰相又所著何耶就  
此素識道也禹偁所為欲肆其反覆推究此章則一命宰相又所著何耶就  
雅愛重禹偁縱集所載惡表不為普隱亦須驗實傳亦稱父普  
太祖宴駕時普不在相書位士大夫孰不此甚而此章乃  
云與盧多遜同入宮其非禹偁所著明此章乃  
黨不習朝廷之故者所妄作也且蓋獨此章為必不遜親  
其它章要不全似禹偁所妄作也且蓋獨此章為必不遜親  
語多鄙俗畧不似禹偁所妄作也且蓋獨此章為必不遜親



甲寅太宗卽位羣臣謁見萬歲殿之東楹帝號慟殞絕  
乙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令緣邊禁戢戍  
卒毋得侵撓外境羣臣有所論列竝許實封表疏以聞  
必須面奏者閣門使卽時引對風化之本孝弟爲先或  
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先皇帝  
創業垂二十年事爲之防曲爲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  
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咨爾臣庶宜體朕心

丙辰羣臣上表請聽政不允丁巳宰相薛居正等同見  
上頓首固請乃許之卽日移御長春殿謂居正等曰邊  
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帝舊規無得改易以開  
封府判官著作郎陸澤程羽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推  
官右贊善大夫賈炎爲左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門人

襄邑郭贄爲著作佐郎正諫卽諫議也避上名改之  
丙出大行遺畱物賜近臣有差

庚申以皇弟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廷美爲開封尹兼中  
書令封齊王皇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昭爲  
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貴州防禦使德芳爲  
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帝友愛尤篤不欲德芳異  
其稱呼并詔王后魏氏三公主皆依舊爲皇子皇女焉  
宰相薛居正加左僕射沈倫加右僕射倫卽義倫也

參知政事盧多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曹彬加  
同平章事樞密副使楚昭輔爲樞密使彬前以樞密使  
領忠武節度使至是始罷  
命齊王廷美爲山陵使

彬加平章事罷節鉞此據會要它書竝不詳當考



壬戌封昭慶公主為齊國延慶公主為許國永慶公主  
為虢國李光叡言率兵入北漢界破保寨斬首七百  
級擒寨主侯遇獲牛羊鎧甲數千計光叡尋改名克叡  
有司言官階州縣名與御名下字同者皆改之彭義  
軍為彰化軍義成軍為武成軍保義軍為保平軍感義  
軍為感德軍義武軍為定武軍昭義軍為昭德軍崇義  
軍為崇信軍歸義軍為歸化軍大義軍為大順軍義州  
為儀州南義州為南儀州義陽軍為信陽軍鎮甯節度  
使劉光義改名庭讓武定節度使祁廷義改名廷訓  
先是茶鹽權酷課額少者募豪民主之民多增額求利  
歲或荒歉商旅不行至虧失常課乃籍其資產以備償  
於是詔以開寶八年額為定勿輒增其額又詔應諸

色選人有自外引見取旨或令降資或不與官者仰銓  
司檢勘本無違礙及疾病者各依資注授其有自令錄  
降簿尉者卻與復資或經遠官合放選而令守選者亦  
許赴集

十一月甲子追冊故尹氏為淑德皇后越國夫人符氏  
為懿德皇后尹氏崇珂之女兄上微時娶焉

丁卯詔齊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

王偁東都事畧

又詔中外官除拜出入自今竝於正衙辭謝違者有司

議其罰始復舊制也宰相薛居正上大行皇帝陵名

曰永昌詔恭依

戊辰詔細民以農桑為業頃制奉戶月輸緡錢營置良

古今皆罷之官奉並給官物合貨膏及七分仍依周顯  
德五年十二月詔增給米麥 分遣使者以代行遺留  
物賜外諸侯

庚午以齊州防禦使李漢超為雲州觀察使判齊州仍  
護漢南屯兵洺州防禦使郭進領應州觀察使判邢州  
兼西山巡檢如故國初并益廣南各僭大號荆湖江表  
止通貢奉西北二方皆未賓伏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漢  
超及進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  
州縣筦榷之利悉與之資其回圖貿易免所過征稅許  
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  
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遣還由是邊臣皆  
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時有寇鈔亦能

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故終太祖世無西北之  
憂諸叛以次削平武功益世斯乃得壯士以守四方推  
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國史論及祖宗故事經武聖  
畧所列將帥凡十四人李漢  
超屯關西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  
州何繼筠鎮棣州以拒北契丹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成  
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北漢趙贊屯  
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馬  
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十三人各隨時  
自見獨武守琪成晉州事未詳當考之時瀛州防

禦使馬仁瑀監霸州軍仁瑀雖兄事漢超而多自肆擅  
發麾下兵入敵境略奪生口羊馬由是二將交惡上恐  
生邊釁遣使齎金帛賜漢超及仁瑀令置酒講解尋徙

仁瑀知遼州漢超在齊州凡十七年為政簡易吏民信  
愛嘗詣闕請立碑頌德詔太子率更令徐鉉為之文與  
士卒絕甘分少及其死軍中皆流涕

漢超立碑在開寶八年十一月今附

郭進守西山凡二十年少貧賤無賴依鉅鹿富人家  
富人子欲殺之其婦竺氏潛以告進得免及爲邢州卽  
使訪竺氏婦竺時已死家甚困得其女撫養之如己子  
將嫁爲大校妻女辭以世本農畝進乃擇民家子配焉  
在洺州日城四面悉令種柳壕中蘗植荷芰蒲葦後益  
繁茂州人見之有泣者曰郭公所種也 令諸州大索  
明知天文術數者傳送闕下敢藏匿者棄市募告者賞  
錢三十萬 詔諸道轉運使各案舉部內知州通判監  
臨物務京朝官等以三科第其能否政績尤異者爲上  
恪居官次職務粗治者爲中臨事弛慢所莅無狀者爲  
下歲終以聞將大行誅賞焉  
乙亥以權知高麗國事王仙爲高麗國王 以太子少

詹事湯悅率更令徐鉉竝直學士院太子中允張洎直  
舍人院直舍人院自洎始 以供奉官薛惟吉爲右千  
牛衛將軍沈繼宗及鄉貢進士盧雍竝爲水部員外郎  
雍多遜子也起家授官卽與繼宗同多遜時方寵幸上  
特命之非舊典云

壬午遣著作郎馮正著作佐郎張玘使契丹告終稱嗣  
也正未見

壬辰遣左司禦副率于延超司農寺丞徐昭文使高麗  
昭文未見 詔諸色選人有曾經引對特奉詔降資不許授

官者有司案驗如別無遺闕竝與依資注擬  
是月劉鋹封衛國公李煜封隴西郡公煜去違命侯之  
號

十二月癸巳朔翰林學士李昉上大行皇帝諡曰英武  
聖文神德廟號太祖

上初即位詔罷河東之師癸卯宣徽南院使潘美侍衛  
馬軍都指揮使党進皆自行營歸闕十月國紀年云十一月宋師失利燒營而歸與此不同當考

壬子毀江南諸州城上白露屋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紀

一據資治通鑑例則於今年正月便合為太宗皇帝紀緣太宗改元不俟踰年與常例不同今特於改元之月乃別為紀仍就此卷不分出

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甲寅上御乾元殿受朝懸而不  
樂大赦改元文班常參官衣緋綠及二十年者有司上  
其名京官見釐務職滿者仍給俸料羣臣上壽大明殿

上以親政踰月特與天下更始非故事也

丁巳以樞密直學士左正諫大夫賈為三司副使三  
司置副使自炎始

戊午契丹使鞍轡庫使蕭巴固濟來修贖禮上命引進  
副使田守奇勞于城外加賜以遣之 先是川峽分路

置轉運使峽鹽悉趨荆南西川民乏食太祖遣使劾兩  
路轉運使罪及上即位皆釋之於是命西川轉運使申

文緯遙兼峽路轉運副使韓可玘兼西川路使鹽筴流  
通也文緯見建隆三年

己未幸講武池遂幸玉津園 祕書丞安璘杖脊除籍  
為民坐知道州日受賕枉法故也

是歲高麗國人金行成始入學於國子監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七終



